

十九史略通考

五

和装本

伊
2228
子





古今歷代標題註釋十九史略通考卷五之上

前進士盧陵曾先之編次

松塢門人番陽竹窩余進宗海通考

唐

唐高祖神堯皇帝姓李氏名淵隴西成紀人也西涼

武昭王暉之後世記暉生欽欽生重耳重耳生錫天錫生虎祖虎仕

西魏有功封隴西公父昞於周世封唐公昞音丙淵襲

爵隋煬帝以為弘化留守御衆寬簡人多附之御治也

煬帝以淵相表奇異名應圖識忌之淵懼縱酒納賂

以自晦相應皆去聲○時有李氏將天下盜起以淵

相表
音共



相應皆去聲○時有李氏將
興之語故云名應圖識也

世民陰有安天下志

世民說興

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承制黜陟討捕群盜多捷突厥寇邊詔淵擊之使去聲淵次子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與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結量監令皆去聲○文靜謂世民曰今主上南巡群盜萬數當此之時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收拾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兵復數萬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而淵不知也主上指煬帝驅駕驅策駕馭也用之謂用群盜也反掌言易也尊公謂世民父也會淵兵拒突厥不利恐獲罪世民乘間說淵順

義兵

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告縣官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慎勿出口間去聲說音祝下並同○縣明日復說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故族滅大人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策願勿疑淵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身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大人子尊父之稱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酣寂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恐

事覺併誅耳為去聲○二場帝以淵不能禦寇遣使

者執請江都世民與寂等復說日事已迫矣宜早定

計且晉陽士馬精強宮監蓄積巨萬代王幼冲關中

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物耳

巨鉅同探音貪取也淵乃詐為敕書發太原等郡民為兵擊高

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衆恟許叩反乃命世民等召募

起兵遠近赴集仍遣使借兵於突厥募音慕時李密自

恃兵強欲為盟主淵卑詞推獎以驕其志密大喜自

是信使往來不絕獎音莖世民引兵拔西河遂取霍邑

克臨汾絳郡下韓城降馮翊陳氏曰西河郡名霍邑臨汾韓城皆縣名絳郡

今絳州馮翊即同州也淵留兵圍河東自引兵西遣世子建成

守潼關世民徇渭北關中群盜悉降於淵合諸軍圍

長安克之立恭帝淵自為大丞相封唐王加九錫尋

受禪立建成為太子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元吉淵弟

三子也胡氏曰武王伐紂數紂罪多矣場帝皆有之而弑

父殺兄則紂之所未有其當討無疑矣使李淵聲

其大逆不道之罪而舉兵討之則雖德非成湯亦

無愧於自毫之載世民不必用官人私侍以劫父

也不必詐為敕書發民以鼓怨也不必稱臣突厥

關中悉降世民為秦王

以借兵也不必尊江都而立代王也不必推獎李密以驕其志也堅守晉陽收召豪傑厚集其眾分擊二京義聲既振群盜自下乃遣良將紆銳帥南指揚土則不逾旬時罪人斯得天下歸唐其孰能禦之惜乎世民有安天下之志才足以撥亂而無湯武父身之學劉文靜智謀之士耳裴寂又出其下故雖乘時舉事不旋踵成功然用智術違義理者多矣

隋越王侗稱皇帝侗音通煬帝孫也時為東都留守為衆所立稱帝於洛陽○秦主薛舉卒子仁果立○魏公李密與隋戰大敗遂降

秦破秦王
仁果

唐○隋字文化及弑秦王浩自稱許帝○涼王李軌稱帝○唐秦王世民破秦秦主仁果出降斬之於市

秦自薛舉僭號至是二世凡二年亡也○徐世勣降唐賜姓李氏勣音績李密將

范氏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子孫各本於其祖不可改也漢祖賜婁敬姓為劉鄙陋無稽甚矣而唐世遂以為法或加於盜賊夷虜遂以逆族異類為同宗然則古之賜姓者別之而後之賜姓者亂之也夫天親不可以人為而強欲同之豈理也哉上瀆其姓下忘其祖非

李密之叛

王世充為鄭帝

沈法興稱梁王

李子通稱吳帝

先王之制不可為後世法也

唐李密叛行軍總管盛彥師討斬之

魏李密僭號降唐復叛共二年

○夏主竇建德破字文化及誅之

許字文化及僭號凡二年而亡

○隋王世充自稱鄭王尋稱帝而弒其主侗

隋主侗僭號

○唐遣將襲執涼主軌以歸殺之河西平

涼李軌僭號至

○沈法興稱梁王於毗陵

毗音皮毗陵郡名即延陵

○李

子通稱吳帝於江都○杜伏威降唐○唐秦王世民

擊定陽將宋金剛破之定陽可汗劉武周及金剛皆

走死

定陽劉武周僭號凡三年而亡

○唐秦王世民代鄭○吳主子通

襲梁梁王法興走死

梁法興僭號凡二年而亡

○夏主竇建德救

新建德

鄭唐秦王世民大破擒之鄭主王世充降世民至長

安獻俘太廟斬建德赦世充尋使人潛殺之

俘音孚○夏竇

建德稱王凡五年而亡鄭王世充僭號凡三年而亡

愚按王世充弒其君而自立其罪大矣是宜明正

其罪而誅之可也世民既赦之而又潛殺豈義也

哉

夏故將劉黑闥起兵於漳南○唐遣將李靖伐梁梁

主蕭銑降送長安斬之

梁蕭銑僭號凡四年而亡

○杜伏威擊吳

主李子通執送長安斬之

吳李子通僭號凡七年而亡

○劉黑闥

稱漢東王○楚主林士弘卒其眾遂散

楚林士弘僭號凡七年而

李通子誅伏

李靖伐蕭銑

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祐反於丹陽唐將李

靖擊斬之也拓音石丹陽縣名屬鎮江漢東將執劉黑

闥降唐斬之漢東劉黑闥唐慶州都督揚文幹

反遣秦王世民討平之慶州屬鞏昌郡突厥入寇遣

秦王世民禦之遇於幽州世民帥騎馳詣虜陣告之

曰我秦王也虜不敢戰受盟而退騎去唐興七年

僭偽皆亡天下既定是歲初置州縣鄉學帝親詣國

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禮上丁釋菜奠幣所以祭也

始定官制頒新律令去聲定均田租庸調法調去聲

均田謂高下授田租謂出粟庸謂丁中之民給田

皆僭偽

定律制頒官

法庸田

調租

一項也丁當也當強壯之時也中謂上下通篤疾減十

之六十畝寡妻妾減七十畝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

為口分分去聲謂十分為率以二分為世業八分

內除二十畝永為世業如無父母每丁歲入租粟二

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絕布絕音尸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

綾絹絕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

傭日三尺庸與庸通集覽曰唐用人力歲二十日

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

調俱免或官府有事而加役至十五日者則水旱蟲

霜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

世民 殺建 成元 吉 立世 民為 太子

於是密奏兄弟專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讎為去聲

明日帥兵伏玄武門建成元吉入覺有變欲還世民

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遂立世民為太

子軍國事悉委太子處決然後奏聞射音石處音杵尉遲姓敬德

名軍兵事國民事也先言軍者以兵為重也

司馬公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

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

必不相容鄉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

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哉既不能

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

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群下所迫遂至躐血禁門推

刃回氣貽譏千古惜哉

初東宮官屬魏徵屢勸建成除世民及是世民召徵

責以離間兄弟徵舉止自若對不屈世民禮之王珪

亦嘗為建成謀皆以為諫議大夫問音潤自若謂不驚懼也

范氏曰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又相之何哉蓋

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

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是以管仲不

得終讎桓公而得以為君今建成為太子且兄也

世民為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為東宮之臣則建

成其君也豈有人弑其君而可以北面為東宮之臣乎夫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為讎暮以為君罪莫大焉後雖有功何足贖哉

朱子曰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帝自稱太上皇詔傳位於太子是為太宗文武皇帝

宗尊也主也言有德可宗也古者天子有功德者則廟號曰宗以為不遷之廟至漢猶然自唐以降不論功德廟號皆稱其宗二

史斷曰唐之興蓋以人厭隋亂高祖起太原初伐西河首斬佞臣尉撫居民秋毫無犯義聲所暨聞

者響應於是取霍邑克汾絳降馮翊守潼關徇渭北乘勝攻圍遂克長安雄據京邑興王之業已定於此自時厥後降李密於黎陽俘建德於河北擒世充於東都芟武周於并州翦黑闥於山東夷蕭銑於江陵殄仁杲於涇水六年之間海內咸服其成功何其速哉蓋以太宗為之子也惜其舉事之初設詐罔眾殺人利己况昵裴寂之邪而受宮女聽劉文靜之說而臣突厥以此貽謀何以為訓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禍蓋高祖以此始也然能定律令置學校旌擢孫伏伽李

素立等又錄隋之子孫量才授任由魏晉以降最為忠厚其享國久長豈無自然而然哉

○

龍鳳之姿

之表

太宗文武皇帝名世民幼日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去高祖

使人追之不見乃采其語為名

幾音機冠音貫姿容姿也表儀表也幾

近也言近弱冠之年也

年十八舉義兵李密降唐初見高祖色

尚傲及見秦王不敢仰視退而歎曰真英主也

傲驕慢也

高祖以秦王功高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秦

王為之開府置屬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

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

十八學士登瀛別

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

蓋文達許敬宗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

王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閤立本圖

豫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

謂之登瀛州

相去聲長上聲蓋轄臘反更音庚○番猶次也以十八人分為三番每以六人

為一番入直也夜分夜半也圖像謂圖畫十八人形象也登瀛州謂如登僊也時府僚多補

外如晦亦出玄齡曰餘人不足惜如晦王佐才大王

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王即奏留之使參謀帷幄

剖決如流

補外謂除為郡官也

玄齡每入奏事高祖曰玄齡

為吾兒課事雖隔千里如對面語

為去聲

秦王功蓋天

下身幾危賴玄齡等決策至是即位首放宮女三千

餘人

幾平聲近也決策謂誅建成元吉也

○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合

十餘萬騎入寇進至渭水便橋之北上自與房玄齡

等六騎經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語責以負約突厥

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懼

請盟而退騎去聲○置弘文館聚四部書二十餘萬選

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等以本官兼學士聽朝之際

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夜分乃罷取

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士朝音潮論行皆去聲

部書謂經書史書子書文集也推較也○有上書請去佞臣者曰願陽

置弘文館

商榷政事

以至誠治天下

怒以試之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

上曰吾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

天下去上聲除也或請重法禁盜上曰當去奢省費

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自不為盜安用

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去上聲

上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

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猶如也斃音敬死也又嘗謂

侍臣曰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而藏之有諸曰有

之上曰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

異此胡之可笑邪賈音古賕音求○賈胡謂胡人為商賈者賕賂賂也抵冒犯也魏

張縉古獻大寶箴

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好去聲

也徙移 ○張縉古獻大寶箴有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客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油其酒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無形雖黻纁塞耳而聽於無聲上嘉其言沒或作汶闇暗同黻他口反○聖人位曰大寶箴戒辭○集覽曰八珍謂淳熬淳母炮豚炮脾擣珍漬熬肝膋也及汶沈滅之意冕冠也旒垂玉也天子之旒十有二旒皆過目示不外視也黻黃也纁綿也黃綿為○分天丸用組垂之於冕當兩耳旁示不外聽也

分天十道

下為十道因山川形便曰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劔南嶺南太宗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故分天下為十道云

○遣將討梁師都其下殺之以降以其地為夏州

屬甘肅即朔方○梁師都僭號凡十二年而亡

○太常祖孝孫奏唐雅樂祖州

雅樂祖孝孫奏唐雅樂

○貞觀二年又出宮女三千餘人是時天旱以宮人陰氣鬱

積所致故 ○故事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

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省悉井反駁音剝○故事猶言舊制也省察也駁雜議也

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

上謂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卿曹勿

雷同也中書門下二省名同聲相應曰雷同時珪為侍中房玄齡杜如

置中書門下相檢察

五花判事

師都 祖孝 孫奏 雅樂

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射音夜朝音潮後並同玄

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

蓋玄齡善謀如晦善斷二人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

相推房杜焉斷去聲決也徵嘗告上曰願使臣為良

臣勿使臣為忠臣上曰忠良異乎對曰稷契臯陶君

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

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契音雪陶音遙逢音旁爭去聲

逢比干桀紂之臣○初突厥既強救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陀

回紇等十五部皆居磧北磧音積○集覽曰十五部

曰骨利幹曰多濫葛曰同羅曰僕固曰拔野古曰思結曰渾曰斛薛曰奚結曰阿鐵曰契苾曰白靺總號

李靖破厥

教勒又號鐵勒磧北砂磧之北也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加

以民大饑羊馬多死奉使者還及邊帥皆言突厥可

取之狀詔以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統諸軍討之

靖襲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汗遁走唐將擒之以獻

使去聲○陰山在開平北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突厥依阻其中時突利可汗先

已入朝上處突厥降眾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

地為四州分頡利地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右置雲

中都督以統其眾以突利為順州都督頡利為右衛

大將軍處上聲○陳氏殷曰靈州屬甘肅今翔慶軍是也頃州屬北平

范氏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所以辨族

林邑 入貢 伊吾 來降 高昌 入朝 為天 可汗

類別內外也太宗既滅突厥而引諸戎入中國使殊俗醜類與公卿大夫雜處朝廷蓋欲冠帶四夷以誇示天下而不知亂華亦甚矣是以唐世有夷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啓乎

林邑遣使入貢

使去聲 林邑南蠻國名

○伊吾來降

置伊西州

塞蹄云伊州伊吾郡西州交河郡也

○高昌王麴文泰入朝

高昌西域國名

先是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為天可汗上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稱萬歲自是後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長上聲

范氏曰太宗以萬乘之主而兼為夷狄之君不耻

其名而受其佞事不師古不可以為後世法也

四年蔡公杜如晦卒上語及必流滄○是歲大有年

春秋傳曰有年者僅有年也大有年者大稔年也

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群臣

語及教化曰大亂之後其難治乎魏徵對曰饑者易

為食渴者易為飲

易飢異○朱子曰易為飲食言音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封德

彘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詭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

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

澆堅堯反薄也詭詐也

徵曰五

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乘大亂之後身致太平

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

易音亦換也

卒從徵言

卒終也

元年關中饑斗米直絹一匹二年天

魏徵 勸行 仁義

下蝗三牟大水勤而撫之未嘗嗟怨四丈為匹至是天

下大稔斗米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

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取糧給於道

路焉斷去聲○稔豐熟也五嶺大上曰魏徵勸我行

仁義今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蓋德彝於元年

六月死矣令平聲

范氏曰太宗可謂能審取舍矣魏徵仁義之言也

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刑罰之言也欲拂

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

欲逸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拂故治天

下在順之而已拂之而能治者未之有也太宗從

魏徵言行之四年遂至太平其治效之速如此及

其成功復歸美於下此近世帝王所不及也

五年林邑新羅入貢新羅東夷國名○通鑿林邑獻

徵以為不宜受上○党項內附開其地為十六州党

音黨皆西寇別種即折○七年春宴玄武門奏七德

九功舞徵欲上偃武脩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

不視七德舞者秦王破陣曲也見九功舞則諦觀之

王珪罷徵為侍中諦音帝○七德舞太宗為秦王時

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之義也九功舞唐功成○上

慶善之樂蓋取書九功惟叙之義也諦審也

林邑新羅入貢 奏七德九功舞

縱囚
至如
期

胡越
一家

親錄囚徒見應死者閱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就死
 仍救天下死囚皆縱遣至期來請京師至是皆如期
 自詣朝堂上皆赦之凡三百九十人○上奉太上皇
 置酒未央宮上皇命頡利可汗起舞馮智戴詠詩笑
 曰胡越一家古未有也未央宮在安西馮智戴名南蠻酋長也胡語頡利越謂
 戴智 ○八年吐蕃遣使人貢吐蕃西羌別種 ○九年太上皇崩
 上皇即位九年而禪位至是又九年 ○吐谷渾先是
 入寇涼州以李靖帥諸軍討平之十年吐谷渾遣子
 入侍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言宜饒銀大發采之歲
 可得數百萬上曰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

定府
兵

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
 卿欲以桓靈俟我邪黜之藏去聲○宣饒二州名宣屬江東饒屬江西抵擲也
 庫投棄也藏帑庫也俟待也 ○定府兵更定各府兵制 凡十道置府六百三
 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隸
 也率帥同陳氏曰六率謂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也提要云府以處兵衛以宿將 上府兵
 凡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為團團
 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長上聲 ○
吳氏曰正即今之摠旗長即今之小旗 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輸之庫
 徃行給之輸納也 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免謂免其身役也 能騎
 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騎去聲 更命統軍別將為折

其

衝果毅都尉更音庚改號軍為折衝每歲季冬折

衝都尉帥以教戰季冬十月也當給馬者官與直官與價直今自

買當宿衛者番上更番上直兵部以遠近給番兵部量各

輪番使之宿衛遠踈近數皆一月而更數音朔更音庚代也

番陽石氏曰府兵之制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命

將以出師還則兵散于府將歸于衛國無養兵之

費臣無專兵之患故先儒謂三代而下兵制之善

惟唐之府兵耳以為猶得寓兵於農之意蓋近古

之良法也惜其子孫不能守爾

愚按唐以遠近分番皆一月而更恐太紛擾不若

漢以一歲更代者為善也

十三年夏旱詔五品以上言事魏徵言陛下比負觀

初漸不克終者十條上深獎歎克能也十條事見魏徵諫錄○十

四年上詣國子監親釋奠是時大徵天下名儒為學

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數音朔學生能明一經以上

者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

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經有能通經者

聽得貢舉騎去聲○陳氏曰屯營飛騎左右親軍便官蓋屯衛將軍分典飛騎也於是

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

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長上聲○百濟東夷國名外講筵者

大徵名儒

孔穎達定五經正義

吐蕃求婚

圖功臣凌煙閣

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

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疏入聲○五經疏前漢孔安國所著○高昌

王麴文泰先是多遏絕西域朝貢及拘留中國人以

侯君集為交河大總管將兵擊之至是滅高昌以其

地為西州交河高昌所都以前漢以河水城下故名○十五年吐蕃求

婚以文成公主嫁之○十七年鄭公魏徵卒上曰以

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古為鏡可見興替以人為鏡可

知得失徵沒朕亡一鏡矣徵葬上自製碑書石替廢亡失

也豎石紀功德曰碑○圖畫功臣長孫無忌趙郡王茅恭杜如

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

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

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勣秦叔寶等

於凌煙閣長上聲趙郡王乃太宗再從兄弟也

考索曰唐凌煙功臣凡二十有四人焉夫長孫無

忌非以其肺腑之恩也以其數從征伐平大難討

突厥之功而預焉趙郡王孝恭非以其宗室之故

也以其徇巴蜀破夷陵有方面之功而預焉房杜

之謀謨帷幄共定社稷足以為元功之首英衛之

料敵制勝共平紛亂足以為元勳之次魏徵之忠

譽貴重世南之議論懇誠蕭瑀之抑過繩違曾無

太子承乾
廢人為庶人

所懼此皆以文而有功於社稷者也屈突通之舉
兵圍洛張公謹之副李靖破虜秦瓊之先鋒麋戰
前無堅對此皆以武而有功於社稷者也其他如
尉遲敬德等亦皆嶠嶇兵間戮力王室有功於開
創大業者也至於侯君集張亮雖不克終而其初
亦豈無一戰之功焉唐初功臣可謂盛矣

太子承乾不才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侯
君集負功怨望以承乾暗劣欲乘釁因勸之反事覺
廢為庶人君集坐誅泰亦以險詐不立立晉王治為
太子魏徵嘗薦君集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

前後諫辭示起居郎褚遂良上愈不悅徵臨終上面

指公主欲妻其子叔玉至是停其婚路妻去聲所立碑聲去

步黑反阿無謂阿私朋黨也起居郎官名掌錄天子之動作法度以脩記事之史也魏徵錄諫辭以示之者蓋欲賣已直彰君過也
故太宗不悅也路下仆也

司馬公曰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

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十八年帝親征高麗先是高麗泉蓋蘇文弑其王建
武新羅又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貢
之路乞兵救援上遂討之先如洛陽蓋古沓反使去聲○泉姓蓋蘇

文名高麗東部大人也建武高麗王名也

范氏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臣所弑為大國者不可不討然何至自征之乎太宗若從褚遂良之言遣將伐之雖不克未大失也

十九年帝發洛陽至定州進諸軍帝渡遼拔遼東城

降白巖城進攻安市城大破其救兵於城下安市城

險兵精堅守不下陳氏曰定州屬河北即中山府遼水各出高麗幽州之域遼東白巖

安市三城並在東夷議者欲拔烏骨城渡鴨綠水直取平壤覆

其本根則餘可不戰而降烏骨城在東夷鴨綠水在平壤東北西入于海其水

如鴨頭綠因名焉或又謂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

平壤城高麗所都也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將

盡敕班師班者還也是行拔十城徙戶口七萬三大戰斬

首四萬餘級然戰士死者幾三千人戰馬死者什七

八不能成功深悔之幾平聲近也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

有此行也命駟驛祠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少去聲復扶又

反

范氏曰太宗玩武不已困於小夷無異於煬帝蓋不能慎終如始日過其德而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是以失之然見危而思直臣知過而能自悔此其所以為賢也

二十年帝如靈州遣李世勣擊薛延陀降之招諭敕

官乞置

勒諸部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命乞置官司

使去聲○

十一姓曰回紇曰拔野古曰同羅曰僕骨曰多濫葛曰思結曰阿跌曰契苾曰跌結曰渾曰斛薛也

曰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

百餘萬戶請為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

廟仍頒示天下

降如字告音谷○偏師謂非全師也畧計畫也古者未出師時先畫策於

廟故曰廟略鐵勒即

上為詩曰雪恥酬百王除兇報

千古刻石於靈州

陳氏殷曰太王岐山之遷漢高平城之圍皆夷狄之耻也今既得而

臣之猶申報於前王也

范氏曰太宗不得志於東夷而欲收功於北荒因延陀破亡以兵臨之勢如振槁左衽之民解辦內

房杜為唐宗

屬自以為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殊不知中國之與夷狄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列為州郡是豈虛名而受實害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此當以為戒而不可法也

二十二年司空梁公房玄齡卒

諡曰文昭

上悲不自勝玄

齡佐上定天下及終相位二十二年號為賢相然無

迹可尋上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

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

歸人主為唐宗臣

房杜謂玄齡如晦也王魏謂王珪魏徵也英衛謂英國公李勣衛國

公李靖也 ○二十三年帝有疾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

餘然汝與之無恩我今黜之我死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則當殺之耳乃左遷豐州都督受詔不

至家而去

射音夜豐州屬鞏昌

范氏曰太宗以世勣爲何如人哉以爲愚也則不可託幼孤而寄天下矣以爲賢也則當任而勿疑乃愛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是以犬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馭黠彭祖詐之術五伯所不爲也苟以是心待其臣則祿利之士可使也若夫祿之

以天下而不顧繫馬千駟而不視者豈得而用之哉

孫氏曰君待臣以道臣以道報之君待臣以利臣以利報之此必然之理也太宗以勣輔太子而爲此詭計勣之機心豈不曉以利誘乎廢立之際不肯盡忠雖勣無大臣之節亦太宗以利啓其心也帝崩在位二十三年改元者一曰貞觀上雖以武功定禍亂終以文德綏海內也綏安常自以驕侈爲懼嘗曰人主惟一心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輳各求自售人主少懈

創業守成之難

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輻音福 輻與

奏集君所如衆輻共湊一轂也售音受賣也

嘗問侍臣創業守成孰難房

玄齡曰草昧之初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

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

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

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

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往矣

守成之難方與諸公慎之

陳氏曰草謂不齊昧謂不明言隋末紛亂也角力謂

競鬪勇力也

上自知神采為臣下所畏常溫顏接群臣導

人使諫賞諫者以來之惟末年東征之役褚遂良嘗

諫不聽太子立是為高宗皇帝

東征謂伐高麗也

史斷曰太宗值隋喪亂糾合同志誘說慈父起兵

晉陽遂植洪業尋受父禪首用讎臣放出宮女因

山東旱而蠲租稅觀畿內蝗而抑祥瑞自是夙夜

聽覽宵旰忘疲大召名儒增廣學舍行鄉飲以勵

風俗躬釋奠而崇文教封比干墓賜孝義粟以勸

忠孝又錄刺史之名以擬廢置重縣令之選以謹

薦舉樂聞直諫好用善謀囚至五覆罪至三訊戒

秦皇之營繕恐其奢也懲桓靈之私藏懼其侈也

制度紀綱粲然畢舉是以賊盜化成君子呻吟轉

爲謳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繫頸闕庭
北海之濱悉爲州縣四夷賓服號稱太平三代以
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然惜其首復浮屠而政教
垂志伐高麗迄死不忘而武事黷殺張蘊古誅李
君羨而刑獄濫仇田舍翁停婚什碑而君臣之好
不終上皇徙居大安略無尊奉之禮十年之間未
央置酒寥寥一會而父子之恩太簡甚者劫父臣
虜弑兄殺弟滅其十子至駭君親而奪其位他日
亂弟之婦與之生子使繼元吉之後其瀆人倫可
勝筭哉故程子曰唐有天下五百年雖號治不然

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故其
後世子孫皆君不君臣不臣藩鎮不賓權臣跋扈
陵遲有五代之亂後世以太宗爲明聖之主不可
法也大哉斯言所以垂訓者深矣

高宗皇帝名治母長孫皇后承乾廢長孫無忌力勸
太宗立治在東宮七年太宗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
曰脩身治國盡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言矣至是即
位長孫無忌褚遂良受先帝遺詔輔政以李勣爲左

僕射尋爲司空

長上聲射音夜○長孫皇后無忌妹也十二篇謂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

諫去讒戒盈崇命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也不諱謂死也蓋死者人之所諱既死則不復諱之矣○永

昭儀
氏為武

帝令
各言
小名

徽五年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

才人昭儀皆宮中女官名武氏

故荊州都督武士護之女太原人年十四太宗聞其

美召入後宮以負觀十一年為才人

護音

時天下歌

曲名娥媚娘已成識

娥音

貞觀末太白屢書見太史

占云女主昌

見音

又傳秘記唐三世後女主武王代

有天下

秘音

太宗惡之嘗與羣臣宴令各言小名武

衛將軍李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而小名五娘太

宗愕曰何物女子乃爾健邪或奏君羨謀不軌遂誅

之

惡去聲愕音岳驚也軌音鬼轍迹也言所為不循軌道而謀叛也

密問太史李淳

風對曰臣仰觀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

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已成矣

王去 太宗崩才人年二十四矣為尼帝幸寺見之而

泣時王皇后與蕭淑妃爭寵密令長髮勸上納之既

入而后與淑妃皆失寵遂立為昭儀

長上聲

明年上欲

廢王后立昭儀為后許敬宗李義府贊之褚遂良不

可以問李勣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事遂

決遂良貶義府參知政事義府貌若温恭與人嬉怡

而狡險忌克人謂笑中有刀柔而害物謂之李猫

狡謂

狂猾險謂凶危忌謂畏惡

克謂侵害也猫捕鼠獸也 武后殺王后蕭妃贈父士

護周國公尋加贈太原王以長孫無忌不助已深惡

李義府
中有

之顯慶四年別無忌官黔州安置遂良先一年卒至

是無忌與初異議者柳奭韓瑗皆被殺黔音琴奭音式瑗于顯反

○黔州屬川南今紹慶府上苦風眩不能視百官奏事或使武后

决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委以政

事權與人主侔人謂之二聖眩音縣處上聲稱去聲

涉獵歷覽雖多不能精研二如涉水獵獸也侔齊等也

胡氏曰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太宗作帝範以訓太子其事備矣然皆空言

也高宗之所取法者太宗之所行也武氏之立其

以納巢刺王妃為法乎唐世無正家之法由太宗

首惡也

范氏曰高宗欲廢立猶難於顧命大臣而取決於

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親

賢遭禍唐世中絕皆勣之由其罪大矣太宗以勣

為忠託以幼孤而其大節如此書曰知人則哲惟

帝其難之信矣

乾封元年帝封泰山至亳州尊老君為太上玄元皇

帝亳州屬河南即譙郡老君即李老聃尊為帝者以為追崇其祖也

范氏曰唐祖老子由妖人之言而諂諛者附會之

高祖啓其原高宗明皇扇其風遂用方士之言而

尊老君為太上
玄元皇帝

帝稱
天后稱
天后

躋之於上帝卑天誣祖悖道甚矣
考索曰唐之祖起於隴西狄道而以為出於老子
此何異郭崇韜拜郭子儀墓其不貽笑於君子者
幾希矣

以李勣為遼東大總管伐高麗○總章元年李勣拔
平壤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置安東都護府藏高麗王名也
○上元元年帝稱天后皇后稱天后○初帝以賤妾子
忠為太子后廢之立后之子弘弘仁孝中外屬心忤
后意鳩之立其次賢又以事廢之而立其次哲屬音竹連
也忤音悟逆也

李善
感鳳
鳴朝
陽

南宮氏曰虎狼之暴尚不忍食其子而武氏殺已
子如獵狐兔略無靳色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上在位改元者十四曰永徽顯慶龍朔麟德乾封總
章咸亨上元儀鳳調露永隆開耀永淳弘道凡三十
四年而政在中宮者三十年矣自褚遂良等死後羣
臣無敢諫者李善感嘗因事一諫人以為鳳鳴朝陽
上崩太子立是為中宗皇帝山東曰朝陽言善感之因事而諫猶鳳凰之居
高視下而後集也或曰鳳鳴朝陽世不常有以喻善感之獨諫亦通事見通鑑永淳元年
史斷曰高宗即位之初與無忌遂良共政日引刺
史問民疾苦尊禮輔相恭己以聽故永徽之政紀

綱設張百姓安阜有貞觀之風察李道裕希旨而
自責行已之不足取信觀胡人進戲而知所為之
不可不慎率是道也豈不足為賢君哉奈何烝父
妾為妻莫念聚麀之恥縱婦后預政卒招晨牝之
凶悲夫

武后臨朝稱制

○中宗皇帝名顯更名哲既即位尊武后為皇太后立
妃韋氏為皇后改元嗣聖明年武后廢帝為廬陵王
遷房州又遷均州而立其弟豫王旦為帝更音庚○房州均州
並屬河南武后臨朝稱制立武氏七廟七廟謂始祖英公
李敬業起兵討之檄曰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

在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武后遣

將擊殺之抔蒲侯反乾音干○敬業勸之孫也土未

指中宗也琅邪王冲越王貞又舉兵匡復不克而死負高宗弟

而冲又貞之子也匡復謂匡輔中宗復位也且擁虛器者七年改元者四

曰文明光宅垂拱永昌武后大殺唐宗室廢且為皇

嗣改姓武氏武后自名曩稱皇帝改國號曰周時年

六十七矣曩音照○虛器謂虛有也初寵僧懷義後寵

張易之張昌宗兄弟居中用事易之五郎昌宗六郎

佞者曰人言六郎似蓮花吾謂蓮花似六郎爾懷義其僧

名也蓋為尼時幸之至是託言懷義有巧思使武后
入宮營造蓮華似六郎一言其貌美於蓮華也

誣人
反逆

知人心不服且內行不正畏人議已盛開告密之門

用酷吏侯思正索元禮周興來俊臣吉頊等鍛鍊羅

織率以反逆誣人誅殺不可勝紀用此掛制天下去行

聲勝音升○人心不服謂宗室大臣怨望也內行不正謂淫泆也告密告人隱密事也鍛鍊謂以威刑制

人如中以火鍊金也羅織謂下網羅無事織成反狀也掛束也制伏也然有權數善用入

賢才亦樂為之用徐有功仁恕執法后每屈意從之

將相多得人魏元忠婁師德狄仁傑姚元之皆名相

宋璟亦顯於朝樂音洛璟居永反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

其弟除代州刺史師德謂兄弟榮寵過盛人所疾也

何以自免弟曰自今人雖唾某面拭之而已師德愀

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拭之則

逆其意而重其怒矣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吐垂

卧反愀音悄乾音干○校計校也疾憎惡也唾口液也拭揩拂也愀然色變貌師德每薦仁

傑而仁傑每毀師德武后語仁傑曰朕用卿師德所

薦也仁傑退而歎曰曩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

吾不得窺其際也語為皆去聲際邊岸也武承嗣三思營求為

太子仁傑從容言於武后曰太宗擢風沐雨親冒鋒

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托陛下今乃欲

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

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為天

師德
薦仁
傑

子而耐姑於廟者也后意稍悟已而又力勸之遂自

房州召帝還都立為皇太子以且為相王從音匆耐音付相去

聲○承嗣三思皆武后姪也擲梳也沐洗頭也擲風沐兩言歷艱苦也大帝謂高宗二子謂哲旦耐合食

也仁傑最見信重好面折廷爭后常屈從稱為國老

而不名及卒后泣歎好爭皆去聲元行冲博學多通仁傑

重之行冲多規諫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

口參朮以攻疾僕竊料名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

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參朮苦參蒼朮也珍味謂脯醢藥物謂參朮姚元崇等數十人皆仁傑所

薦或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

為私也為去聲后嘗問仁傑欲得一佳士用之仁傑曰

有張柬之者雖老宰相才也後竟用柬之為相東音簡

武后疾甚柬之與崔玄暉敬暈桓彥範袁恕已率羽

林將軍李多祚等舉兵討内亂迎帝於東宮斬關而

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遷后於上陽宮上尊號曰則

天大聖皇帝是冬殂年八十二易唐為周者十有六

年改元者十一曰天授如意長壽延載曰天冊萬歲

曰萬歲通天曰神功聖歷久視大足長安上陽宮在東都禁苑

東之愚按張柬之等誅二張黜武氏中宗復辟其有功

於唐固不細矣然亦未盡善也蓋武氏以太宗才
人蠱惑嗣帝幽廢儲君竊攘神器屠害諸王毒痛
四海易唐為周無異莽操其罪不容誅矣東之等
兵既入宮當先奉中宗復位即以武氏至唐太廟
數其罪廢為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然後足以慰
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惟其
不然故不旋踵而有韋后武三思之禍惜哉
長安之五年帝復位國復號為唐韋氏復為皇后上
在房陵每欲自殺后每止之上與私誓異時幸復見
天日惟所欲不禁至是每臨朝后必施帷幔坐殿上

韋氏
預政

預聞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房陵郡名即房州上女安樂

公主適武三思子崇訓三思以是得入宮禁通於韋

后后與三思雙陸而上為點籌上遂與三思圖議政

事張東之等皆受制五人皆賜王爵而罷政已而遠

貶之殺樂音洛為去聲○雙陸擲戲博米也五人謂張東之崔玄暉敬暉桓彥範袁恕已也

愚按張東之等但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為

唐室討武后誅三思等故其末流之禍遂至於此

尚誰咎哉薛季昶所謂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劉

幽求謂武三思尚存張東之等終無葬地可謂有

先見之知矣

安樂公主
降墨除
官

韋后
進毒

安樂公主等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降墨敕除官斜封

付中書時謂之斜封官凡數千人賕音求賄賂也吳氏曰墨敕者無朱

紅印信也凡天子敕書須中書省宣署施行謂之正敕是時公主驕幸私出墨敕故曰斜封人有

上言皇后淫亂上面詰之其人抗言不撓中書令宗

楚客矯制撲殺之上意怏怏后及其黨始懼馬秦客

揚均皆幸於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已

為皇太女乃相與謀於餅餽中進毒弑之上自即位

二月而被廢居均州者一年居房州者十三年還

太子者七年復位者又六年通二十七年改元者三

日嗣聖神龍景龍撓屈也矯制詐傳詔制也后立温

王重茂而攝政相王子隆基起兵討亂斬后及安樂

公主并其黨皆誅之廢重茂奉相王立之是為睿宗

皇帝重茂中宗第四子也

史斷曰中宗即位之初過寵后父為母所廢流離

艱苦垂十四年賴忠義之臣出死力以救始得歸

京師及其復位昏愚尤甚追曩昔天日之言忘今

日冰霜之戒縱豔妻以煽黨信妖女以撓權姦惡

日滋淫穢彰聞尊寵三思而武氏再得志矣貶損

謙王而愛子亦不保矣竄殺五王而功臣俱罹禍

矣崇獎僧道而異端恣橫公主開府而女謁盛行

殺韋月將斥宋璟尹思貞而忠言壅底甚者御梨園幸隆慶池幸玄武門觀宮女拔河召近臣入閣守歲觀燈於市里恣情極欲荒淫不厭紀綱制度無一條理是中宗親遭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豈非下愚不移者歟迹其一身始為母所廢終為妻所殺而四子皆不得而死嗣亦不傳豈天穢其德而絕之邪抑彼自絕于天云耳

宋璟姚崇為政

○睿宗皇帝名旦初中宗廢武后立且為帝者七年而廢為周皇嗣者九年改封相王者十年至是復為帝立隆基為太子宋璟姚崇為政二人協心革弊政進

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紀綱脩舉當時翕然貶祝欽明等欽明嘗為八風舞人曰五經掃地矣

筌蹄云欽明為國子祭酒因飲宴而舞轉目搖頭備諸醜態以象八方之風五經掃地言為五經之辱也

○上妹太平公主於誅二張誅韋氏主有力既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常與議政權傾人皆其門如市

二張謂易之昌 憚太子英武欲易之賴韋安石宋璟張說姚元

之等感悟上意政事皆取太子處分說音悅處上聲分去聲 上自復為帝改元者二曰景雲太極至是三年自稱太上皇傳位於太子是為玄宗明皇帝

史斷曰睿宗因其子之功而在位不久固無足稱

者然能任姚宋革中宗弊政罷斜封官廢崇恩廟
紀綱脩飭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之風未幾天
文示變遂以大位付之於子實大公之心安社稷
之計也奈何惑於一妹明斷不足雖傳位而不授
之以政自稱太上皇而猶斷大事卒釀成其妹之
惡使奸人黨附幾成逆謀惜哉

○玄宗明皇帝名隆基初為臨淄王韋氏之亂陰聚才
勇之士密謀匡復太宗初選驍勇為百騎武后增為
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領之隆基皆
厚結其豪傑卒誅韋氏奉睿宗封為平王睿宗將建

高力士知
內侍省事

儲嫡長子成器以平王有功力讓之遂為太子尋受

禪禪騎使皆去聲長上聲○禪屬也建立也儲太子也○開元元年以高力士

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

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令而已至是除三品將

軍者寔多宦官增至三千人內侍之盛始此寔漸也

范氏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舊
制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為姦也
明皇不戒履霜墜冰而輕變太宗之法崇寵宦者
增多其負自是以後寢于國政末流之禍蓋基於
此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為人後嗣可不

念之哉

以姚崇為紫微令

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時改中書省為紫微省門下省為黃門省

侍中為監僕射為左右丞相

○二年上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興

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宮

女數百人自教之謂之皇帝梨園弟子

更音庚典主也俗樂即倡

優雜技也

胡氏曰玄宗不以太常典俗樂是也乃更置坊院

盛選工女而自教之則是以天子而典倡優矣其

可乎夫以顏子亞聖之資夫子尚以放鄭聲為戒

况玄宗乎大臣之責務引其君以當道以格其非

心而防其微漸者也姚崇於是昧其所職矣

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上以風俗奢侈故焚之

司馬公曰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勵節儉如此

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曰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

作興慶宮置樓西曰花萼相輝南曰勤政務本宋王

成器等宅環其側

花萼相輝取詩常棣之華萼不韝韝之義

○三年以廬

懷慎為黃門監懷慎清謹儉素妻子不免飢寒所居

不蔽風雨姚崇嘗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

決崇出須臾裁決俱盡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我為

焚玉錦繡

姚崇時相

相何如澣曰可謂救時之相懷慎知才不及每事推

崇時謂之伴食宰相

謂告請謁告歸也委積音畏恣儲聚也

司馬公曰夫不肖用事為其僚者憂身保祿而從之不顧國家之安危是誠非人也賢智用事為其僚者愚惑以亂其治專固以分其權娼疾以毀其功懷戾以竊其名是亦罪人也姚崇唐之賢相懷慎與之同心以濟太平之政夫何罪哉秦誓所謂寔能容之懷慎之謂矣

四年姚崇罷以宋璟為黃門監璟為相務擇人百官各得其職好犯顏正諫上甚敬憚之璟與崇相繼為

政崇善應變璟善守文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相莫得比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

好去聲見音現為之為去聲

范氏曰三公坐而論道天子所與其天位治天職者也故其禮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自堯舜至千三代尊禮輔相詩書著矣漢承秦弊崇君卑臣然猶宰相進見天子御坐為起在輿為下所以禮貌大臣而風厲其節也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治

優禮故老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宴安驕侈倦求賢
俊委政群下彼小人者惟利是就不顧國體巧言
令色以求親昵人主甘之薄於禮而厚於情是以
林甫得容其姦故人君不敬禮大臣則賢者日退
而小人日進矣

八年宋璟罷○九年宇文融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
甚衆請加檢括同平章事源乾曜贊成之以融爲勸
農使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天下競爲刻急州縣
承風勞擾百姓苦之使去聲○檢括請點檢○十年
同三品張說建議召募壯士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

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始此

說音悅
更音庚

范氏曰唐制諸衛府有爲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
田雖不井而兵猶藏於農最爲近古而便於國者
也開元之時其法寔隳非其法不善蓋人失之也
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兵農旣分卒不能復
惜哉

韓休
峭直

二十一年以韓休同平章事休爲人峭直上或遊宴
小過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訖諫疏已至左右曰
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上歎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休
罷張九齡繼之

峭七肖反峻也殊絕也瘠音夕瘦
也九齡韶州曲江人公謹之後○

張齡祿有相
九爭山反

二十二年以張九齡為中書令李林甫同三品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術數也伺窺察也時復以紫微令為中書令二十四年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執敗軍將安祿山送京師張九齡批曰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勇赦之九齡力爭曰祿山有反相不誅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不誅祿山本營州雜胡初名阿荦山母再適安氏故冒其姓部落破散逃來狡黠善揣人情為守珪所愛又有史宰干者與祿山同里閑亦驍勇守珪遣入

奏事上賜名思明

使將爭相皆去聲舉音洛黠音轄宰蘇骨反開音汗○王衍見石勒

識其有反相將收之勒已去矣卒禍晉室營州屬遼西黠慧也

胡氏曰祿山敗軍其罪應誅九齡直以軍法爭論其理自勝乃言未來之事斷其後患故玄宗得以拒之惜哉

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張九齡述前世興廢為千秋

金鑑錄五卷上之

玄宗以生日為千秋節詳見綱目開元十七年今以皇帝生日為聖

節太子生日為千秋節

○張九齡罷為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

書令

上在位久漸肆奢欲之又欲相李林甫牛仙客及廢中太子九齡皆力爭之九齡罷相林甫遂得專

政

胡氏曰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不計一身之安危不患不愛者惟其身之營使君荒怠昏亂而不恤也九齡可謂愛君矣然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儆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為恭而順從之為大不恭也知儆戒之可樂而恣肆之有大不樂也若明皇稍有持盈守成恐及危溢之心使九齡常立于朝則放心必收禍亂必弭嗚呼九齡可謂古之大臣矣

二十五年殺監察御史周子諒貶張九齡為荊州長

立忠
王為
太子

以安
祿山
為節
度使
以揚
太真
為貴
妃

史

長上聲○子諒彈牛仙客非宰相才上怒命○廢

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而殺之

駙馬都尉揚國公瑛等潛構異謀李林甫

贊成之

○二十六年立忠王璵為太子改名享

玄宗第三子

○二十九年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祿山傾巧善

事入上左右至平盧皆厚賄歸譽之上益以為賢○

天寶元年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

使去聲下並同平盧城名在漁

陽○二年安祿山入朝

上罷待祿山甚厚謁見無時

○三年春正

月改年曰載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四載以揚

太真為貴妃

貴妃宮中女官名

故蜀州司戶玄琰女也為上

子壽王妃十年矣上見其美令自以其意乞為女官

兒貴請祿
妃為山

且為壽王別娶而後納之遂專寵

且為之為去聲○蜀州屬四川今崇

慶府○六載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請為貴妃兒

○九載賜祿山爵東平郡王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

祿山入朝揚釗兄弟姊妹皆往戲水迎之處上聲釗音昭戲音

希釗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善窺上意所愛惡

而迎之先是判度支屢奏帑藏充牣上率群臣觀之

由是視金帛如糞土賞賜無限賜釗名國忠從臧要皆去聲

帑音臙物音及滿也○十載為祿山起第窮極華麗上日遣諸

楊與之游揚為去聲○諸祿山體肥大上嘗指其腹曰

此胡腹中何所有對曰有赤心耳祿山入禁中先拜

兒洗貴
祿妃

貴妃上問其故曰胡人先母而後父祿山生日賜予

甚厚後三日召入宮貴妃以錦繡為大襪襪使宮人

以絲輿舁之上聞勸笑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

上賜妃浴兒金銀錢盡歡而罷自是出入宮掖通宵

不出頗有醜聲聞于外上亦不疑又以祿山兼河東

節度使予與同舁音余扛擡也掖音亦李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

情先言之祿山驚服每見盛冬必汙謂林甫為十郎

既歸范陽其下自長安歸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

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點檢即曰噫嘻我死矣揣楚

委反度也語去聲

林甫
養成
天下
之亂

范氏曰明皇不信其子而寵胡人以為戲至使出
入宮禁而不疑其褻慢神器亦甚矣豈天奪其明
將啓戎狄以亂華歟何其惑之甚也

十一載李林甫卒林甫媚事上左右迎合上意以固

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嘗語諸御史曰不見立仗馬

乎一鳴輒斥去妬賢疾能排抑勝已性陰險人以為

口有蜜腹有劍屢起大獄自太子以下皆畏之在相

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悟語去聲○迎合

仗儀仗也言列馬以為仗儀欲其肅靜故一鳴輒斥去以喻諫官使勿言也然祿山畏林

甫術數故終其世未敢反是歲國忠為相言祿山必

反且曰試召必不來十三載祿山聞召即至上由是

不信國忠之言加祿山左僕射而歸射音夜

胡氏曰祿山之憚林甫者以林甫智術足以御之

也若林甫明以祿山兵多勢大將生變亂開悟上

意移之他鎮消未然之患則身雖多罪亦有可贖

乃姑欲示以精神脅以氣勢使之畏已而已其罪

可勝言哉

十四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上猶不疑表請獻馬

三千匹每匹二人執鞚二十二將部送河南上始疑

之遣使止其獻祿山踞床不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

東反祿
京陷山

當請京師使還亦無表

將使皆去聲韉音控馬勒也踞音居還音旋

是冬

祿山遂反發所部兵及奚契丹凡十五萬發范陽引

而南步騎精銳煙塵千里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

州縣皆望風瓦解進陷東京

契音乞騎去聲東京洛陽也

胡氏曰明皇至是知祿山必反而不為備可謂愚

而不悟者矣或曰祿山兵精雖為之備亦安能禦

之乎曰顏杲卿張巡之徒以一縣一郡尚能倉卒

立功况據四海全盛之勢乎苟變易其思慮燥雪

其精神蒐兵擇將立有區處比其稱兵尚在數月

之後縱河北倣擾亦安有播遷之辱哉蓋其蠱惑

之深神志昏奪以至於此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上始聞河北皆從賊歎

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真卿奏至大喜曰

朕不識真卿何狀乃能如此

平原郡名屬山東今德州狀貌也

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

應去聲杲卿

真卿從

○十五載安祿山僭號稱大燕皇帝改元聖

武○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時杲卿起兵

纔八日守備未完思明引兵卒至杲卿晝夜拒戰糧

盡矢竭救兵不至城遂陷賊執杲卿送洛陽祿山數

其反已杲卿罵曰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

顏真卿起兵討賊
顏杲卿起兵討賊
祿山僭號

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縛而髡之比死罵不

絕口卒猝同數上聲為去聲臊音操羯音結高音寡比音被

祿山掌奏果卿為判官超至太守故謂其反已也臊腥也祿山本營州牧羊羯奴故目之為臊羯狗也高剔肉至骨也比及也

胡氏曰果卿拒賊河北皆應若賈循事就賊巢既

傾直可不逾旬時坐平大慙矣曾未十日反敗於

賊何也明皇保姦棄賢殺戮諫士天固不使得忠

義之報也故制治保邦必慎於未然之前若車犇

航沉則人力有所不得施也

張巡討賊

真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真源邑名屬譙郡○朔方節度

使郭子儀河北節度使李光弼與賊將史思明戰大

破之首復河北十餘郡十餘郡未詳其名楊國忠疑副元帥

賊入關上出奔

哥舒翰謀已說上趣翰與賊戰大敗麾下執翰降賊

賊遂入關上出奔次于馬嵬將士飢疲皆憤怒殺國

忠等及逼上縊殺貴妃然後發說音稅趣促同馬嵬地名在咸陽西

范氏曰國忠既激祿山使之速反以信其言又促

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於已動為身計不顧

社稷之患然所以求全者適足以自族也夫小人

利於已而不利於人則為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

則為之自以為得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

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已是以自古小人之敗

必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之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得不傾乎

父老請留

父老遽道請留上命太子慰撫之父老擁太子馬不

復得行使皇孫俶自上上曰天也使論太子曰汝勉

之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力且宣旨欲傳

位俶音叔太子之子也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迎入靈

武請遵馬嵬之命平涼府名屬山西留後官名猶留守也靈武請遵馬嵬之命武郡名即靈州武請遵馬嵬之命武郡名即靈州武請遵馬嵬之命

范氏曰肅宗以太子討賊遂自稱帝則是子叛父

何以討祿山也

胡氏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失

在玄宗命不亟行而杜鴻漸等急於榮貴是以致

此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為人所移

得以移之則必其心有以來之耳見小欲速不顧

君親豈非後世之大鑒也歟

尊上為上皇天帝上在位四十五年改元者三曰先

天開元天寶太子立是為肅宗皇帝

史斷曰明皇能謀有斷再清內難開元之初勵精

政事好賢樂善禁女樂而黜宮嬪作宮樓而敦兄

太子尊上為上皇

第欲杜近習則黜前朝寵幸之臣欲禁奢華則焚珠玉錦繡之玩選名臣爲刺史禁酷吏之子孫輔相得人共成治效是以四海富庶四夷賓服幾致刑措號稱太平天寶以降自以功成治定無有後艱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直寢踈讒諛並進嬖妃子而飲醜以爲甘寵胡雛而養虎以爲玩癰疽結於心腹而不悟豺狼遯於藩籬而不知一旦禍生所忽兵起邊隅腥羶汙于伊洛流血染於河潼乘輿播遷生民塗炭使數百年間干戈糜爛而不息何哉良以三子無罪一日殺之而父子之恩垂十

年子婦一朝奪之而夫婦之倫亂罷張九齡相李林甫殺周子諒而君臣之義缺三綱淪矣其能久有天下乎至於久任邊帥而貽藩鎮之禍用高力士而貽宦官之禍開兩鉅釁迄以亡唐悲夫
蕭宗皇帝初名璿改名亨自忠王爲太子二十年而遇祿山之亂至是即位京兆李泌自幼以才敏聞上在東宮嘗與泌爲布衣交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事無大小與之謀上皇至成都遣使奉冊寶如靈武音璿
討賊○以房瑄爲招討節度使與賊戰于陳濤斜敗

上遣使奉冊寶如靈武

余泌音祕使去聲下並同見音現冊寶玉冊傳國寶也

○回紇吐蕃遣使請助

安慶 緒殺 祿山

徵兵 於回 紇

賊陷 睢陽

績

陳濤斜地 名在咸陽

○至德二載安慶緒殺祿山祿山自起

兵以來日昏至是不復見物又病疽躁暴欲以嬖妾

子代慶緒為嗣慶緒使人殺之而自立祿山僭號僅

一年餘復扶又反○上至鳳翔回紇遣子葉護將精兵四

千人至天下兵馬都元帥廣平王俶副元帥郭子儀

將朔方軍及回紇西域之眾發鳳翔至長安擊賊賊

大潰大軍入西京俶留鎮撫三日引軍東出至洛陽

與回紇夾擊賊大敗遂復東京安慶緒走保鄴葉音攝復

丘移軍寧陵屢破賊旣而入睢陽與遠共守屢却賊

障若棄之賊必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救

食茶紙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殺愛

妾以食士四萬人僅餘四百終無叛者食音似賊登

城將士困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旣

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被執

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生致遠於洛陽

殺之厲猛也先是河南節度使張鎰聞睢陽圍急倍道

亟進比至城陷已三日矣未幾陳留人殺子奇降亟音

棘急也比毗至反及也

屬歸德

寧陵縣名

屬歸德

史贊曰巡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嬰孤墉抗方張之虜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然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為遽遠後死不為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顯也

上皇發蜀郡還西京○乾元元年命郭子儀等九節

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郭子儀河

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淮西魯貝興平李真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紫李廣琛河南崔光遠九節度使討賊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紛屬故命朝恩置元帥而以朝恩為觀軍容宜慰處置使○書法曰

於是命朝恩為觀軍容宜慰處置使矣不書宜慰處置何削之也上以郭李皆元勳難相紛屬故命朝恩為使臨之是專行謀矣夫郭李不可相紛屬官官乃可以紛郭李乎是故唐世宦者例不書宦官而於此獨書之所以病肅宗也綱目等弼光於諸節度○二而揭子儀於其上固以子儀可以紛先弼矣

年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相去聲○九節度兵無統

救之官軍潰走戰馬甲仗遺棄殆盡○書法曰前書郭子儀等九節度矣此其止書九節度何無帥也是故首子儀而等光弼於諸鎮所以見子儀所可以帥光弼也書九節度兵潰而不書子儀所以見答在於無帥也其○史思明殺安慶緒還范陽僭號慶緒窮

所為乃上表稱臣於思明思明詔入○召郭子儀還

京師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魚朝恩惡

敗一短之於上遂以光弼代之光弼號令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與史思明戰屢敗

李輔國遷上皇於西內

上皇辟疾

史朝義殺思明

之 ○上元元年太僕卿李輔國遷太上皇於西內輔國

宦官也唐有三內俱在洛陽城中西內其一也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

之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

於樓下賜以酒食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

輔國言上皇居興慶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

謀不利於上數啓上遷之不許乘上不豫率眾劫遷

上皇日以不憚因不茹葷辟穀寢以成疾數音朔葷音熏辟音賓

亦反 ○謀不利謂廢立也不豫謂病而不樂也茹食也葷辛菜也 ○二年史朝義殺

史思明思明愛少子而惡朝義因其敗軍欲斬之朝

義使人射殺思明而自立少惡皆去聲射音石 ○以李光弼為

太尉紆八道行營鎮臨淮臨淮郡名屬淮西今泗州是也 ○寶應元

年賜郭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 ○太上皇崩壽

七十八上寢疾聞上皇崩疾轉劇乃命皇太子監國

○帝崩李輔國殺皇后張氏書法曰張后書殺何罪張后也張后為妻而制

其夫為婦而逆其舅是大罪逆人也故不書弒初后與輔國相表裏專權用

事晚更有隙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

陰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恐震驚上體不可輔國聞

其謀弒后及皇子二人上在位七年改元者四曰至

德乾元上元寶應太子立是為代宗皇帝更音庚

范氏曰肅宗信任李輔國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

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
賀氏善曰肅宗趣取大物而子道悖制於張后而
夫道奪脅於輔國而君道失殺齊王俟而父道虧
綱目歷書而深病之倘微郭李唐之克復未可知
也

古今歷代標題註釋十九史略通考卷五之上

古今歷代標題註釋十九史略通考卷五之下

前進士廬陵 曾先之 編次

松塢門人番陽竹窩余進宗海通考

唐

誅李輔國

○代宗皇帝初名俶封廣平王爲元帥定兩京封楚王
改戍土已而爲太子改名豫至是即位誅李輔國以
雍王适天下爲兵馬元帥率諸將及回紇援兵討史
朝義大敗之賊將李懷仙斬朝義以降兩京謂長安洛陽以
賊將張忠志鎮成德軍賜姓名李寶臣常山號爲薛
嵩鎮相衛邢洛貝磁等州相去聲洛音名貝布蓋反
磁音慈六州並屬河東

諸鎮
自為
黨援

吐蕃
入寇

田承嗣鎮魏博德滄瀛等州

魏滄瀛三州屬河東
博德二州屬山東李

懷仙鎮盧龍

幽州號盧
龍節度

朝廷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

而授之諸鎮自為黨援河朔敢抗朝命始此

冀望也

范氏曰唐失河北實自此始由任蕃夷為制將也

使郭李為將肯如是乎

廣德元年吐蕃入寇帝如陝州吐蕃入長安關內副

元帥郭子儀擊之吐蕃遁去

書法曰播越之辭有三
如緩辭也奔急辭也走

也賤辭 ○二年流程元振於秦州

秦音臻在
西南夷

元振初附

李輔國輔國死元振專權自恣尤甚忌諸將有大功

者皆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掩蔽不以時奏致上狼

狽中外切齒至是流之

切齒言恨
之深也

○臨淮武穆王李

光弼卒上之幸陝也光弼不至上恐遂成嫌隙撫之

加厚及在徐州擁兵不朝麾下諸將不復尊畏光弼

愧恨成疾而死

書法曰綱目卒子儀號官爵謚具郭
李齊名此其止書爵謚何以不滿也

代宗播越光弼擁兵不赴國難君子病之故雖有太

尉副元帥之官削而不書以為能思其職則不若是

矣是以大臣不可不以不知學光弼

之失大義不明而利害之念重也 ○永泰元年平盧

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玉為留後賜

名正已 書法曰賜名非甚惡甚美不書書正已何譏
也親逐節度而使為留後且賜之名不極甚

矣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虜入寇懷恩道死召

郭子儀屯涇陽回紇受盟而還吐蕃夜遁

雜虜謂吐
谷渾党項

僕固
懷恩
誘回
紇吐

蕃入寇

奴刺也涇陽縣名屬安西○書法曰書懷恩之死也受盟何不以足加首也然與請盟異矣

二虜爭長不睥子儀遣人說回紇共擊吐蕃先是懷恩欺回紇謂子儀已死使至回紇不信曰郭公在可得見乎使還報子儀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藥葛羅執弓矢立陣前子儀免胄釋甲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手與之語取酒相與誓約而還吐蕃聞之宵遁諸軍與回紇共追大破之長上聲說音稅使騎呼令皆去聲子儀時為中書令故曰令公

藥葛羅回紇帥也

胡氏曰孔子謂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不敢害又聽其言講解而去賢於數十萬眾力戰之功惟忠信足以感動之而已矣然忠信非可一日而為也積之既久行之既著名發於實而效見乎遠則其音聲容貌亦將有孚於人此回紇諸酋所以釋兵下馬而拜者也夫豈可偽說而僥倖哉在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子儀其庶幾歟

幽州將李懷仙殺州

三年幽州將朱希彩殺其節度使李懷仙詔以希彩知留後○大曆五年魚朝恩伏誅朝恩專總禁兵勢傾朝野嘗判國子監升坐講鼎覆餗以譏宰相王縉

廬龍
殺朱
希彩

揚縮
清儉

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天者不可測也朝政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不

憚載乘間奏其專恣軌不遂誅之

鍊音速問去聲○易曰鼎折足覆公

鍊鍊鼎實也喻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一任而非其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也預干也澤悅也

○七年廬龍將吏殺其節度使朱希彩詔以朱泚代

之將吏謂孔目官李懷瓊也○十二年誅元載貶王縉為括州刺

史載縉俱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羣吏會有告其圖不

軌者上乃誅載而貶縉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

斛他物稱是十斗為斛稱去聲○以楊縮常袞同平

章事縮素清儉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減

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驪從甚盛即日省

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縮相三

月而卒上痛悼之曰天乎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揚

縮之速也分從騎相皆去聲騶音鄒亟音棘

范氏曰楊縮以清名儉德為相而天下從之如此

况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內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

王必正其心脩其身而天下自治孟子曰一正君

而國定矣此之謂也

胡氏曰郭公黎幹崔寬事類而情殊郭公成人之

美者也幹寬則畏之者也謂幹寬有仰德化服之

心者非也謂子儀有惕威踧躅之態者亦非也

十四年田承嗣卒

先是承嗣反陷相洛衛州上發諸道兵討之承嗣懼表請入朝謝罪

上赦之至是卒以其姪悅代之○書法曰承嗣卒不書魏博節度使何削之也承嗣叛逆稽誅帝雖復其官爵直筆所不容也故特削之○淮西將李希烈逐其節度使李忠

詔以希烈為留後

希烈忠臣之族子也

○帝崩在位十八年

改元者三曰廣德永泰大曆太子立是為德宗皇帝

史斷曰代宗少遇亂離老於軍旅即位之初餘妖未殄乃能仗郭李之精忠憑諸將之戮力剪除凶醜克復京師厥功懋矣然帝性仁而不勇委靡太過而剛斷不足遂使太阿之柄倒移於下故雖能

罪三宦誅元載其初亦由寵任之過而其末又皆未得為盡善焉至於專事姑息逐殺主帥命為主帥遂為後來故事綱目尤深咎之而當時之所加意者不過置百高座講仁王經作章敬寺廣度僧尼出孟蘭盆褒贈亡僧唐室大壞實基於此故司馬公論肅代二帝以為此兩君者明不足以燭理武不足以決疑向微郭子儀之忠李光弼之智則天下已非唐有意謂是夫

○貶常袞
德宗皇帝名适自雍王為太子至是即位○貶常袞為潮州刺史以崔祐甫同平章事

潮州屬廣東

時郭子儀

崔祐甫
官多
親故

朱泚雖以軍功為宰相不預朝政袞獨居政事堂代
二人署名奏貶祐甫既而二入表其非罪上以袞為
欺罔貶之而相祐甫朝音潮祐甫欲收時望未二百
日除官八百人上曰人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
曰臣為陛下擇人不敢不慎非親非故何以諳其才
行而用之為行皆去聲
司馬公曰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
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
矣以非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天下之賢非一人
所能盡若必待素識而用之所遺亦多必也舉之

以衆取之以公而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則無
遺賢曠職之病矣

太平
可望

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
欺却之則無辭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賜
之正己慙服天下以為太平之風庶幾可望使勞將皆去聲
幾平聲○淄青二州名並屬山東

作兩
稅法

治不次用人崔祐甫薦炎自道州司馬人相既而祐
甫病不視事不次者謂不以品次但以中行實也○建中元年始作兩
稅法兩稅謂夏稅秋輸也○書法曰於是租庸調法
盡廢矣故書始九貢賦書始若初皆重其始為
也民害唐初賦斂之法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

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寢壞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准下戶不勝困弊卒皆逃徙斂調皆去聲趣

促同勝音升○至德肅宗年號準則例也

至是揚炎建議先計州縣每歲

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民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

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

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

雜徭悉省上用其言仍詔兩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

法論

見調論皆去聲○陳氏曰州謂官吏俸給上供謂朝廷供用元居為主寄居為客也丁中租庸調說見高

祖武德七年

范氏曰德宗之政名廉而實貪故其令始戒而終

廢蓋禁暴之法雖具而誅求之意常出於法外天

下之吏奉意而不奉法逆意有罪奉法無功是以

法雖存而常為無用之文也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卒○殺忠州刺史劉晏

忠州屬川南

晏善治財計自肅宗代宗以來領戶部度支

鑄錢鹽鐵轉運等事以同平章事充使通漕運幹鹽

利制百貨之低昂軍國之用賴以充足然久典利權

衆頗疾之又與楊炎不相悅竟貶忠州人希炎言告

晏怨望上遣人縊殺之

度音鐸使去聲○以同平章事充使謂為相而兼度支轉

連鹽鐵等使也幹旋轉也希炎言言希合楊炎之意也

胡氏曰晏雖非賢者然於國家有足食之功罪不至死而置之死欲以服奸雄之心難矣

二年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後王武俊斬而代之○以揚炎盧杞同平章事炎既殺劉晏

朝野側目上惡之擢杞為相炎未幾罷杞藍面鬼色

有口辯上悅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少不附者必置之死地惡相皆去聲

○尚父大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書法曰號官爵謚具終綱目一人而已矣

子儀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

嘗遣使至魏博田承嗣西望拜之曰茲膝不屈於人

盧杞 藍面 鬼色 尚父 郭子儀 卒

久矣今為公拜校中書令凡二十四考家僮三千人

八子七婿皆為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

領之而已年八十五而終為公之為去聲領五感一反

考功子儀自乾元元年拜相至是凡二十四考領點頭也

胡氏曰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

此漢唐以來將相所難者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

仗忠信安義命而已矣

李希烈反○兩河用兵府庫不支數月兩河謂河南北先

括富商錢太常博士韋都宿陳京建議請括增諸道

稅稅錢每千增二百鹽○四年行稅間架除陌錢法

括富商 增諸道 稅

稅錢每千增二百鹽 ○四年行稅間架除陌錢法

稅間 架除 陌錢 法

判度支趙贊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所謂除陌錢法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敢匿者罪之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范氏曰德宗有平一海內之志而求欲速之功不務養民而先用武民愁兵怨激而成亂自古不固邦本而攻戰不息者必有意外之患此後王之深戒也

李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等道兵救之

襄城縣名屬汝州涇原皆

州名涇屬陝西原屬鞏昌

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過京師犒軍

惟糲食菜餒眾怒作亂入城上出奔

犒音到反餉也糲音戾麤也食

朱號 秦 大

音似

亂兵奉太尉朱泚為主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泚

不克泚召眾議稱帝秀實唾其面大罵以笏擊泚額

血濺地泚殺之遂僭號大秦皇帝

尋改國號漢

先是有術

士桑道茂言數年後有離宮厄奉天有天子氣宜高

大其城以備非常上從之至是遂奔奉天

奉天郡名屬陝西今

泚犯奉天李晟率兵赴難渾瑊擊泚破之奉天圍

解

晟音盛難去聲下同渾音覓姓也臧音緘名也

李懷光赴難亦破泚兵至

奉天欲入白盧杞之姦杞隔之不得入見上表暴杞

惡眾論亦喧騰各杞上不得已遠貶之

見音現

范氏曰德宗性與小人合故其去小人也難遠君

子也易忠正之士一言忤意則終身擯斥盧杞之徒迫於危亡不得已然後去之豈惡治而欲亂哉盖其性與小人合也

興元元年大赦陸贄勸上罪已以謝天下詔下驕將

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王武俊田悅李納先是皆

反自立為王至是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李納李正已子也○

李希烈僭號希烈見赦文自恃兵強遂稱大楚皇帝○置瓊林大盈庫

於行宮上於奉天行宮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一撈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為諱守之功賞資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李懷光反帝奔梁州○

魏博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悅權知軍府緒承

王武俊 田悅 李納 表謝 罪 希烈 僭號 上奔 梁州

李晟 克復 長安

車駕 還長 安

子悅之姪也既殺悅遣使奉表詣行在上因以緒遂為節度使○李晟等收復京城

朱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京城謂長安晟露布至行

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鐘簾不移廟貌如故

上覽之泣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廣音巨為去聲

○露布謂書克復之事建於漆竿也○車駕還長安○

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先是真卿為盧杞所陷遣奉

使希烈所人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至賊中留之將

二歲不屈竟為賊所縊死為使皆去聲為國之為如字○貞元元

年朱滔死以劉怱為幽州節度使書法曰田承嗣掌反矣書平滔書死

何承嗣既赦滔未赦也○馬燧及諸軍平河中李懷

馬燧 平河

綱目一字之貶嚴矣

中李懷
死光縊

光縊死赦懷光一子收葬其尸罷討淮西兵

河中府名屬山

西即河東郡○書法曰書赦懷光一子何子存厚也懷光之反盧杞激之也綱目正本故其死不書伏誅而赦其一子俾之○二年淮西將陳仙奇殺李希烈

以降以仙奇為節度使仙奇為其將吳少誠所殺以

火誠為留後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仙奇使醫毒殺之舉眾來降詔因以領鎮少誠素狡險

為希烈所寵故為之報仇

胡氏曰仙奇為國誅賊賞以節鉞是也少誠黨賊

而殺僊奇亦以與之則賞罰混殺兆淮蔡之亂矣

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類是也

吐蕃入寇詔渾瑊等屯咸陽○三年渾瑊與吐蕃盟

吐蕃
劫盟

于平涼吐蕃劫盟書法曰與者何自我之辭也然則其受侮也有以取之矣是役也延

賞為先是吐蕃尚結贊據鹽夏州李晟嘗破其一堡

渾瑊馬燧各舉兵臨之懼而請和卑辭厚禮求於燧

燧信而請於朝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同平章事

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便遣瑊與盟吐蕃伏兵劫

之瑊走免數音朔○尚結贊吐蕃將也鹽州屬甘肅堡寨也初尚結贊畏晟

燧瑊曰去此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晟因燧以

求盟欲執瑊以賣燧使併得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

失瑊而止上由是惡馬燧罷其節鎮延賞慙懼謝病

免去上聲間惡皆去聲○初吐蕃畏晟欲以計去之乃入鳳翔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

我延賞乘間譖而罷
之故曰離間晟也

范氏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李晟之功社稷是賴而德宗猜忌使憂懼不保朝夕至於讒邪之詭計戎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由其心術顛倒見義不明故也廷賞以私憾敗國殄民罪莫大焉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於牖下幸矣

以李泌同平章事上與泌從容論即位以來宰相曰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所以為姦邪也儻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

誕故為世所輕為相未三歲而卒從音勿好去聲○八年以

陸贄同平章事○九年太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卒

胡氏曰晟非特良將乃賢相也德置宗之閑處七年而死向使陪侍廟堂參斷國政至於七年其有益於國可勝數哉

十年陸贄罷為太子賓客坐論裴延齡姦邪故也○十一年貶

陸贄為忠州別駕別駕即治中贄自奉天以來宣力最多

隨事論諫剴切百奏帝追仇盡言又被判度支裴延齡譖故貶剴音該切也初夏縣陽城以處士徵為諫議大

陸贄忠州

湯城
書考
下下

夫人皆想望風采在職七年而不諫韓愈作爭臣論

譏之處上聲爭論皆去聲○夏縣屬解州及贄貶城率諸諫官守闕論

延齡姦佞贄無罪時朝夕且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

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遂沮壞音怪沮慈呂反○朝夕言不

久也脫儻也若也城左遷國子司業後又貶道州刺

史治民如治家自書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

下下道州屬湖南字愛也考核也言若考核其功則當下下也

胡氏曰陽城賢矣惜其未盡善也諸諫官言事細

碎信為有矢城登諫司至是七年豈皆無大事可

言乎開悟君心必有其漸防遏姦佞必於其微陸

相見踈延齡被寵豈一日之積毫釐不伐至用斧

柯則其用力多而見功少矣故君子以為城未知

陰陽消長之義者也絲綸之言非可壞之物天子

之庭非慟哭之地故如城所為山人處士踈野之

態耳雖然讜論一發正氣凜然陸免於死裴不果

相其有功於唐甚大則城亦未可訾也陸公在翰

林諫爭十從六七自為相十從三四故愚惜其去

之之晚有違乎不可則止之義也

吳少
誠叛

十四年吳少誠叛侵壽州○二十一年帝崩在位二

十六年改元者三曰建中興元貞元初政清明者二

歲而盧杞用矣叛亂相繼末年姑息而已太子立是為順宗皇帝姑且也言苟且少安息也

范氏曰德宗享國批政尤多而大弊有三曰姑息藩鎮曰委任宦者曰聚斂貨財蓋本夫志大而才小心褊而意思不能推誠御物尊賢使能以爲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初欲削平僭叛剷滅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隕膽破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思其窮窘則聚斂培克益甚於初自古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者是以藩鎮強而王室弱宦者專而國命

危貪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從來者漸矣

○

順宗皇帝名誦方為太子時有善書者王伾善棋者王叔文俱出入娛侍因言某可相某可將李異日用之密結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交日與游處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倪者德宗崩太子即位先是有風疾失音五閱月矣伾叔文等用范氏曰天下至大祖業至重故古之教太子者左

王伾用事

事 伾音丕處音杵○死交言誓死不背也 負也詭詐也秘密也端倪猶言頭緒也

右前後必皆正入然猶或不能成德德宗乃使技藝博奕之徒侍太子豈不愚其子乎蓋疑賢者導其子之為非而不疑於小人亦不思而已矣

追陸贄陽城赴京師未至卒書法曰未至卒何惜之也○帝傳位

於太子自號太上皇上在位僅八月改元永貞太子立是為憲宗皇帝

史斷曰順宗寢疾踐祚奸邪肆志近習弄權而能委政冢嗣以安社稷得為賢矣

○憲宗皇帝名純年二十八為太子監國尋受禪貶王伾王叔文伾病死叔文賜死其黨皆遠貶其黨謂韓泰韓晔柳

劉闢

宗元劉禹錫韋執誼陳諫凌準程昇也

○元和元年太上皇崩○西川

揚扈

從同平章事杜黃裳所薦也

節度副使劉闢反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兵討之○夏州留後楊惠琳拒命詔河

李錡

東天德軍討斬之○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斬之○二年鎮海節度使李錡反詔討之兵馬使張

沙陀

子良執鎡送京師斬之鎡音奇○杭州號為鎮海節度

○三年沙陀來

降以其酋長執宜為陰山兵馬使長上聲○沙陀月氏別種西突厥苗裔也姓朱邪沙陀勁勇冠諸胡吐蕃每戰以為前鋒後疑

其貳於回鶻欲遷之河外沙陀懼帥眾歸唐置之靈州用以征討皆捷冠去聲鶻本作統德宗時改作鶻取搏擊之義○邠宣公

田興
請吏

奉貢

杜黃裳卒邠音自黃裳以後相繼為相者武元衡李
 吉甫裴垪李藩李絳皆賢相垪嘗為吉甫疏人才三
 十餘數月用盡翕然稱為得人垪音忌疏去聲選擇也垪器局
 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干求也藩嘗為給事中制敕有不
 可者即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則狀也何名
 批敕垪薦之為相知無不言批之謂於制敕批寫不
可也更音庚謂別用白
紙書之粘中絳鯁直吉甫善逢迎絳每與爭論於上前
 上多直絳鯁音梗時在朝如崔羣白居易
 等皆讜直元和之世朝廷清明以此易音異讜音黨直也○七
 年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其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

吳元
濟
掠東
畿

以興為節度使賜名弘正書法曰書賜名何予田興也遣裴度宣
 慰賜錢百五十萬緡犒其軍六州百姓皆給復一年
 軍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充鄆諸鎮使者見之相顧失
 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鄆音運倔音屈強去聲○
給復謂優給免復也倔強
謂不柔服也○十年以裴度同平章事初彰義節度使吳
 少誠死弟少陽自領軍府少陽陰養亡命少陽死子
 元濟自領軍府縱兵侵掠及東畿詔發十六道兵討
 之淮西號彰義軍亡命謂
有罪逃亡免死之人也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赦
 元濟不許度宣慰淮西行營還言淮西可決取上悉
 以兵事委同平章事武元衡師道素養刺客姦人客

請密往刺元衡則他相必爭勸天子罷兵矣元衡入朝賊暗射殺之又擊度傷首射音石上怒討賊愈急以

度為相曰吾倚度一人足破賊十二年以度兼彰義

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督諸軍進討倚猶靠也唐鄧

節度使李愬先擒賊將丁士良吳秀琳李祐釋而用

之用祐計雪夜七十里引兵入蔡州城擊鵝鴨池混

軍聲鷄鳴入據元濟之外宅元濟登牙城拒戰已而

就擒檻送京師斬之檻上聲○唐鄧蔡三州名皆屬汝南淮西既平上

寢驕侈先是已用李逢吉同平章事又用度支使皇

甫鑄鹽鐵使程異進羨餘有寵並同平章事朝野駭

愕元和之政非矣鑄音博異音異羨音羨餘也言進賦外之餘物也○十四

年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為潮州刺史先德功

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請迎之至是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望捨旒惟恐

不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極諫乞以投之水太上大怒貶之○書法曰書至京師何遠也於是自鳳翔迎

之終綱目書迎佛骨二而凶擄之禍無不立見憲宗十四年正月迎佛骨是年七月崩然則事佛求

福反更得禍韓愈之言信不誣矣○平盧都將劉悟

執李帥道斬之○裴度罷為河東節度使度在相位知無不言

皇甫鑄之黨○十五年帝暴崩於中和殿書法曰不

書弒罪唐之君臣也弘志弒逆舉朝恬然不能究覈

書暴崩所以深罪之也然則其與非弒何別焉崩而以易其事也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獲罪有死者

迎佛骨至京師

斬李師道

人人自危宦者陳弘志弒逆其黨諱之但言藥發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一曰元和太子立是爲穆宗皇帝史斷曰憲宗嗣位之初委任賢相朝廷清明有足稱者而又慨然發憤志平僭亂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師老財屈異論輻輳而不爲之疑盜發都邑屠害元臣而不爲之懼故能削平猾逆剪除亂階及世難漸平驕侈日生姦人皇甫鏘以聚斂見幸直言裴度以極諫見棄以宦者爲館驛使以柳泌爲州刺史脩麟德殿浚龍首池甚者迎凶穢死骨於京師斥諫爭直臣於嶺外未幾金丹之藥方試而

陳弘志之謀遂行可勝歎哉

○
穆宗皇帝名恆即位改元長慶四年崩太子立是爲敬宗皇帝

史斷曰穆宗踐祚之時年幾三十身處大喪柩方在殯不能明詔公卿討賊推舉弒逆罪人遽與羣臣釋服開大宴浚魚藻池幸華清宮縱情棄禮遊戲無度於是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而帝亦不旋踵而即世焉周公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亦罔或克壽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其穆宗敬宗之類歟

李德裕丹宸六箴

敬宗皇帝名湛即位荒淫僻倖用事湛徒減反○浙西觀

祭使李德裕獻丹宸六箴宸音以狀如屏風以一日

宵衣以諷視二日正服以諷服三日罷獻以諷徵四

日納誨以諷侮五日辨邪以諷信六日防微以諷輕

上不聽遊戲無度性復褊急宦官動遭捶撻皆怨夜

獵還宮酒酣為宦者劉克明所弑在位三年改元者

一曰寶曆江王立是為文宗皇帝編音扁窄狹也

胡氏曰敬宗免崔發之死聽韋處厚而寤李紳宜

慰李渤而擢劉栖楚納李程而罷管殿賞宴遊之

諫而賜錦絲聞瑤臺之諷而宥李漢覽失丁之奏

而禁度僧受丹宸之箴而答優詔從北門之奏而

寬量移用張仲方之說而減船費沮逢吉所引而

伸李紳采言者所陳而禮裴度知洛宮荒弛而罷

東巡凡此十餘條方之德宗豈不優哉特以幼少

之時不親師傅故卒以荒淫遇弑而隕養太子不

可不慎古帝王之慮深矣

文宗皇帝名涵穆宗子也為宦者王守澄所立後改

名昂為去聲○太和二年親策制舉人書法曰書親策何譏也躬親策

之而不知劉蕡之為忠以是為失人也故譏之時宦者益橫建置天子在其

掌握權出人主之右無人敢言賢良方正劉蕡對策

劉蕡對策

極言之考官歎服而不敢取中第者裴休李邵杜牧
崔慎由等二十二人皆除官物論翬然稱屈邵曰劉
蕢下第我輩登科能無顏厚上疏乞回所授官於蕢
不報橫中論皆去聲蕢音墳邵音合○物論猶
言衆論也顏厚謂面皮厚而不知慚愧也
范氏曰天之生斯人苟有聰明正直之資必將有
用於時不使之汨沒而死也聖人順天理而感人
心斂天下之賢者而聚之於朝使之施其所有以
爲國家之用則賢者無不得其所而民物亦無不
得其所矣唐則不然抑遏之廢斥之使身老巖穴
不爲世用豈不違天理

李訓
謀誅
宦官

九年李訓舒元興鄭注等謀誅宦者不克仇士良殺
訓注元興及王涯賈餗等餗音速○書法曰書誅何
罪宦官也其首訓何首謀
也注亦首謀則曷爲而先元興不使御史先宰相也
然則見殺則後元興何淺謀取敗者訓注也元興則
特與聞其謀耳涯餗則又不與聞者注本宦者王守
澄所引訓又爲注所引得見守澄守澄薦於上儻
尚氣有文辭口辯多權數上悅之爲去聲訓注揣知上
意數以微言動上上意其可謀大事以誠告之訓注
遂以謀宦者爲已任數音朔訓既與注勢位俱盛頗忌
注託以中外協勢出注鎮鳳翔協和也進擢宦者仇士
良以分守澄之權訓同平章事請除守澄遣中使鵠

天下事決

於北

殺之使去聲注始與訓謀至鎮遣壯士數百人護守澄
葬仍請令內臣盡送然後殺之無遺類訓心以為如
此則功專歸注乃謀先發鎮謂鳳翔令人奏金吾廳事後
石榴有甘露宰相率百官拜賀後勸上往觀上令宰
相先往視訓陽言非真上顧士良帥諸宦官往視士
良等既至見風吹幕起執兵者無數驚走告變訓呼
金吾衛士等上殿僅擊死傷宦者十餘人知事不濟
而走石榴木名花紅實可食士良等命神策兵殺金吾吏卒執
宰相涯餽元興等誣以謀反腰斬之訓之謀惟元興
知之他相實不知也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

行文書而已訓為人所殺傳首注亦為鳳翔監軍宦
者所殺為傳皆去聲

范氏曰文宗憤宦者之弑逆而欲除之當擇賢相
而任之朝廷既清紀綱既正賞罰之柄出於人主
執其元惡付之有司正典刑而已矣乃與訓注為
詭計欲用兵甲於陞城之間不以有罪無罪皆夷
滅之召外寇以攻內寇是以一敗塗地幾亡社稷
非徒無益而愈重禍蓋用小人以去小人未有不
害及國家者也

開成四年司徒中書令晉文忠公斐度卒書法曰書官書謚書

裴度
威望
遠達
四夷

爵賢度自憲宗時罷相後無意世事治園池有綠野
之也堂子午橋等別墅之勝與詩人鶴詠自娛穆宗敬宗
時皆嘗一入輔政至上之世亦嘗平章軍國重事與
時浮沉而已然四朝將相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
使輒問度安否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
餘年聖承與反田廬也四○五年帝崩上即位之初
朝謂憲湯敬文也勵精求治去奢從儉中外翕然謂太平可冀然制於
宦寺竟不能有為嘗問宰相何時太平牛僧孺答以
太平無象末年嘗問近臣朕何如周赧漢獻對者無
然上曰赧獻受制強臣今朕受制家奴殆不如也在

位十四年改元者二曰太和開成弟穎王立是為武

宗皇帝治去聲
去上聲

史斷曰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太和之初出宮
女放鷹犬省冗食策制舉戒宦者衣羅縠禁獻奇
巧織織麗凡前代宦官女子奢慾聚斂神仙浮屠
之事纖毫無有可謂賢矣然仁而少斷委靡不立
議者以此少之嘗以累世變起禁闥尤側目於中
君志欲除之而任用非人欲以一朝譎詐之謀剪
除累世膠固之患卒至喋血禁門積尸省地公卿
大臣駢死宰戶連頸赴戮天子陽瘖縱酒飲泣吞

氣自比獻赧可悲也夫

武宗皇帝名漙穆宗子也文宗嘗立敬宗子成美為

太子臨崩欲以成美監國宦者以為立不由已廢之

而立漙為太弟遂殺成美而即位後改名炎漙音以

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在穆宗初為學士以李宗閔

者嘗對制策譏切其父吉甫恨之構貶宗閔自是各

分朋黨更相排軋者垂四十年更音庚軋烏八反○

侍郎裴度薦其可相宗閔有宦者之助遂相惡德裕為

逼已而出之日引牛僧孺並相相與排擯德裕之黨

裴度憲宗元和三年構貶宗閔事見穆宗長慶元年排軋謂擯斥傾陷也

惡去聲尋以德裕鎮西川德裕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

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訪以險

易遠近皆若身歷練士卒葺保障以備邊易音異○

在南夷險易險阻平易也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維州本漢

地入兵之路吐蕃得之號為無憂城德裕極以得此

州為便牛僧孺以為不可納以城併叛將歸吐蕃誅

之境上極慘酷牛李之怨自是愈深維州屬四川今威州歸猶還也

僧孺尋罷德裕入相宗閔亦罷宗閔再相德裕又罷

二黨互相擠援文宗嘗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

黨難德裕連被貶黜擠音躋排斥也援音院及上立

正人指邪

僧孺尋罷

人為邪

召德裕相之德裕言於上曰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止人為邪在人主辨之上嘉納德裕追論維州事悉相謀加褒贈德裕乞追獎忠寇一故贈悉恒謀右衛將軍胡氏曰維州本唐之地為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僧儒所謂虜不三日至咸陽特以大言怖文宗非實事也夫奪吾之地而約我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之信也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為是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恒謀沮歸附之途僧儒以小信妨大信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耻追獎

悉恒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劉從諫卒

會昌三年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自為留後詔諸道發兵討之澤潞號為昭義節度李德裕謂澤潞事體與

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累朝置之度外澤潞

近在心腹若又因而授之威令不復行於諸鎮矣三鎮

所恃者三鎮

成德魏博幽州也上問何以制之曰稹所恃者三鎮但得鎮

魏不與之同稹無能為也遣重臣諭鎮魏討之成德魏謂

魏謂詔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

使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鎮魏

揚弁
作亂

悚息聽命二鎮兵與朝廷所遣行營將王宰石雄各

進討輔車謂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河東都將楊弁作亂逐節度使

遣中使馬元實曉諭且覘之元實受賂還於衆中大

言相公須早與之節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

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弁音便覘音占反窺視也須猶宜也言宜早與弁為節度使也

德裕詰之辭屈奏弁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支寧

捨劉稹支持也河東兵出戍者聞朝廷命客軍取大原

恐妻子被屠乃歸擒弁送京師斬之屠戮也未幾稹勢

窮蹙潞人殺之以降澤潞平加德裕太尉衛國公潞人

指郭初文宗時劉從諫入朝牛僧孺李宗閔執政不

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其患至是德裕言於上遂貶

僧孺為循州長史流宗閔於封州長上聲循州封州並屬廣東

胡氏曰大臣欲正君心必先自正其心其心不正

如正君何德裕欲報私仇而未得其便乃於成功

之後因行中傷之計非惟武宗志已驕怠德裕之

量亦滿矣又烏能納其君於持盈守成之盛哉是

故君子不可不學也

四年詔削仇士良官爵籍沒家貲先是士良致仕其

黨送歸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

之使無暇及他事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見前代

勿使
親近
儒生

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至是宦者發其宿惡故有是命

胡氏曰士良狡黠思所以蠱君者密矣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也已無踈斥之道以忠信謹厚服其職亦何用蠱君然後得安苟欲自安而蠱君至於危亡之地則豈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其禍豈止踈斥而已哉士良之術自以為智實則愚也

五年詔毀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

上惡僧尼耗天下欲去之道士

毀佛寺僧尼歸俗

趙歸真等復勸之故有是詔

胡氏曰一身正氣為邪氣所傷必以五穀六味養

生之物補之然後邪去而正復若盜踞伏於室乃召陽虎而去之是重自伐也庸何愈此元魏用寇謙之會昌用趙歸真以去釋氏之類也釋氏蠹民心而耗其財誠宜廢絕武宗君臣以公道行之夫豈不可而待歸真乎且佛教行乎中國久矣非一日所能廢絕誠欲廢絕之當使天下知其害而不惑其說又不利其鬻牒之資持之三十年則本根除掃餘風亦殄矣

帝崩初上餌金丹得疾而道士以為換骨至是崩在位六年改元會昌光王立是為宣宗皇帝

餌音二食也

史斷曰武宗雄謀獨斷頗能振已去之威權澤潞阻兵不惑群言獨任德裕故能克上黨如拾芥取大原如反掌亂略底平紀律再張然惑於左道之言而信清虛之教躬受法籙築望仙觀立道門教授先生立崇玄館學士荒唐謬愆何以立教雖能除去浮屠要非真見不惑特好惡不同耳奚足論哉

○宣宗皇帝名怡憲宗子也幼號不慧太和後益自韜匿文宗好誘其言以為笑武宗豪邁尤不禮之名為光叔武宗疾篤于幼宦官定策禁中詔立怡為皇太

叔更名忱權勾當軍國事裁決咸當理人始知其有

隱德焉尋即位韜音叩好勾當皆去聲更○李德裕

罷翰林白敏中為擢州司馬牛僧孺李宗閔等北遷敗僧孺為衡

故曰北遷德裕三敗至崖州司戶以卒三敗謂下初

少保分司一再敗潮州司馬尋范氏曰裴度李德裕皆有功烈為唐賢相大中以

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蓋度不為黨而德裕為黨是以度雖為小人所傾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勢而斥死海上也雖牛僧孺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其因私以害

宣宗
有隱
德

公挾勢以報怨則一而已夫惟天吏可以伐燕德
裕自爲朋黨而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孔子曰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難矣又曰君子矜而不
爭羣而不黨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矜而爭羣而
黨其能免乎

以令狐綯同平章事

綯音挑

先是綯爲學士上嘗以太

宗所撰金鏡錄授綯使讀之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
每正色拱手而讀嘗與學士畢誠論邊事誠具陳方
略上悅曰不意頗牧在吾禁中即用爲邊帥果稱其
任誠音咸稱去聲廉頗李牧皆戰國趙之良將也通鑑誠爲邠寧節度使招諭党項皆降上聰

學士
韋澳
纂處
分語

察強記嘗密令學士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

利害爲一書號曰處分語

澳音郁處分音杵念下同言區處分限也

刺史

有人謝而出者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建州刺史于

延陵入辭上問建州去京師幾何曰八千里上曰卿

到彼爲政朕皆知之勿謂遠此階前則萬里也

建州屬福

建今建寧府

綯奏擬李遠抗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

日惟消一局碁安能理人綯曰詩人托此高興未必

實然

興去聲○杭州屬浙江

嘗詔刺史母得外徙必令至京面

察綯嘗徙故人爲隣州便道之官上問之曰詔命旣
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

上臨朝嚴不可視
仰威不嚴

格音各止也言格上臨朝對羣臣未嘗有惰容每宰

止不行也重平聲相奏事旁無一人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閑

語一刻許徐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常恐卿輩負朕

不得再相見背恩忘德曰負絢嘗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

恩遇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延英殿名嘗召韋澳

屏左右問之曰近日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

非前朝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屏音丙退

也斷去聲又嘗與絢謀盡誅宦官恐濫及無辜絢密奏曰

但有罪勿捨有缺勿補自然消耗至盡宦者竊見其

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惡去聲水火喻相克而不

南司水火
北如

相生也

范氏曰宣宗挾摘細微以驚服臣下小過必罰而

大綱不舉欲以一人之智周天下之務而不能與

賢人共天職也豈人君之德哉其視輔相之臣禮

貌甚恭而心實防之如遇胥吏惟恐其敗也拘之

以利祿憚之以威嚴故所用多流俗之人而賢者

不能有所施設也令狐絢謀除宦官之法雖善終

不面陳之而露諸奏牘易所以有不出戶庭之戒

歟

上餌方士藥疽發於背而崩在位十三年改元太中

長子立是為懿宗皇帝

長上聲

范氏曰宣宗之治以察為明雖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刻雖吝惜爵賞而人多僥倖外則藩方數逐其帥守而不能治內則宦官握兵柄制國命自如也然百官奉法政治不擾海內安靖幾十四年繼以懿僖不君唐室壞亂是以人思大中之政為不可及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若宣宗者豈不足為賢君哉

浙東賊起

懿宗皇帝初名溫封郾王以無寵不得為太子宣宗崩宦者王宗實立之更名灌更音庚灌取猥反○咸通元年

龐勛作亂

浙東賊裴甫作亂以王式為浙東觀察使討斬之○三年置戒壇度僧尼○九年桂州戍卒作亂桂陽屬廣西今

靖江府先是南詔稱大理皇帝舉兵入寇陷播篋交趾播篋二州名播在廣西南夷邕屬廣西在救徐泗兵戍桂州過期不代遂作

亂推糧科判官龐勛為主擁兵北還所過剽掠至徐州囚殺節度使陷諸郡泗州名屬淮西即臨淮郡詔遣康承訓討

之以沙陀朱邪赤心為前鋒勛敗死賜赤心姓名李國昌為大同軍節度使尋又為振武節度使赤心執宣子也

大同軍即雲中郡屬山○十二年帝幸安國寺設萬人○十四年遣使迎佛骨至京師佛骨群臣皆諫至有

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遂膜拜流涕宰相以下競施金帛○書法曰此憲宗詒謀之效也懿宗幸安國寺則設齊萬人迎佛骨則膜拜流涕至謂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不三月而酬其言事佛之福竟何如哉 ○帝崩在位十五年改元咸通子普王

立是為僖宗皇帝

史斷曰懿宗器本凡庸流於近習所親者巷伯所昵者桑門以蠱惑之侈言亂驕淫之方寸欲無怠忽得手及釁結蠻陬姦生戍卒五嶺轉輸寰海動搖而况小人在位納賂崇私專權亂政大臣忠諫斥逐遐方是以干戈蔽野窮歲彌年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相聚為盜蝟毛而起帝於是時方且削軍

賦而飾伽藍因民財而飾淨業今年幸安國寺明年迎佛骨未幾帝遂晏駕良可歎夫

僖宗皇帝名儼懿宗少子也年十三為宦官所立暄儼

○奢侈日甚

環二音少為皆去聲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歛愈急水旱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所在相聚為

王仙芝起

盜殍平表反餓死人也控告也濮州人王仙芝起曹州冤句人黃巢應之巢善騎射喜任俠嘗舉進士不第與仙芝共

取私搃至是聚眾攻剽州縣窮民歸之數月至數萬

句音劬應騎皆去聲○濮州曹州皆屬山東冤句縣名仙芝攻陷汝鄭唐鄧寇

鄂州陷安州寇荆南與招討使曾元裕戰於申州而

蜀上奔
黃巢
借師
大齊

大敗又大敗於黃梅斬之

汝州屬河南鄆州屬湖廣
即江夏郡安州屬四川申

州屬河南今信陽州
黃梅縣各屬鄆州

黃巢陷鄆沂濮掠宋汴南渡陷

洪虔吉饒信寇宣州入浙東為鎮海節度使高駢所

破遂趨廣南陷廣州出潭州北渡向襄陽敗於荆門

復引而南陷宣州自采石渡江已而渡淮陷申州入

穎宋徐衮之境陷東都引而西入潼關入長安上出

奔蜀巢僭號大齊皇帝

為去聲○沂州屬山東宋沂
三州屬河南洪虔吉饒信

五州屬今江西潭州
屬湖廣即長沙郡

諸道發兵赴援

援音院
救也

先是沙

陀李國昌之子克用為兵馬使戍蔚州大同軍諸將

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此正英

雄功名富貴之秋李振武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

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遣人潛詣蔚州說克用

克用趨雲州取之河東昭義兵討之而大敗克用寇

忻代逼晉陽已而大為盧龍兵所破蔚朔兵亦討敗

其父國昌父子亡走達韜

使復冠為皆去聲說音稅
達音祖韜音且○蔚州雲

州皆屬北平李國昌時為振武節度使故曰李振武
也忻州屬山西達韜本韜韜之別部也居于陰山

至是朝廷赦其罪召其兵討賊克用將沙陀來賊憚

之曰鴉軍至矣連破賊復長安巢焚宮室而遁至蔡

州節度使秦宗權降之巢趨汴州克用等追擊大破

之未幾賊黨斬巢以降

克用軍皆服黑
故號之曰鴉軍

○克用之至

李克用破賊長安

朱全忠襲克用

克用縋城出

汴州也朱全忠襲之全忠者巢將朱温也先為巢所遣攻陷同華尋以華州降賜名全忠為宣武節度使華去聲○同華二州並屬陝西汴州號為宣武節度克用至汴州全忠館之甚恭克用乘酒頗侵之全忠不平發兵圍驛攻之克用醉左右以水沃其面告之克用乃張目援弓起而走會大雷雨晦冥扶醉乘電光縋城出汴人扼橋從者力戰得度而免克用還晉陽治甲兵表乞討全忠詔和解之不聽縋音墜繩懸而下也從去聲范氏曰天子所以制御天下者賞善罰惡辨是非狂直使人各當其所物各安其分而不相侵暴也

克用有復唐室大功而全忠輒欲殺之克用不敢專兵復仇而赴訴於朝廷是諸侯猶有尊王室之心也為天子者詰其孰是孰非使征伐號令出於天子則誅一鎮而天下莫敢不從矣僖宗則不然知其直者而不恤置其不直者而不問不惟全忠無所忌憚而克用心亦不服欲兩存之乃兩失之自是藩鎮喜相征伐不復稟命以天子不足訴也書曰有罪無罪惟我在曷敢有越厥志刑罰者所以為天討也王者之於天下懲勸可不明哉

車駕發成都至京師上之奔蜀也宦者田令孜實挾

王重榮作亂

上奔鳳翔

上還長安

豪傑互相吞噬

之自以為功權自已出茲音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

安邑解縣鹽池令攷奪之遣邠寧節度使朱攷等攻

河中解去聲攷音枚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

罪全忠上言攷等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

不自救引兵赴河中京師震恐令攷劫上奔鳳翔朱

攷追逼不及立肅宗玄孫襄王煊為帝攷將王行瑜

斬攷煊奔河中重榮斬曾送行在上還長安煊音

上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五日乾符廣明中和光啓文

德日與宦官相處而已天下大亂盜賊蠭起豪傑因

起其間互相吞噬朝廷不能制上崩壽王立是為昭

宗皇帝

處上聲

史斷曰僖宗以童孺之年為宦者所立政在內臣

初無遠謀苟聲色毬獵足饜其欲則政事一以付

之固無怪矣巢寇本區區負販乘飢鼠竊何足以

媒大亂正由王室衰微奸回誤計不五六年間攷

陷州郡渡江渡淮如越無人之境遂陷兩都汗穢

宮闕乘輿播遷投身無所時事寢乖天星示變或

交流如織或大如杯椀其為譴異抑又甚矣

昭宗皇帝名傑僖宗之弟也僖宗大漸宦者王復恭

立之為太弟遂即位更名敏後又更名曄明粹有英

昭宗有復志之慨

克用進爵晉王

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踐祚之始中外忻忻焉然而內制於宦寺外有強鎮初志竟不遂大漸謂疾篤也更音庚○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邠州王行瑜三鎮舉兵犯闕殺宰相謀廢立聞李克用來討乃去克用攻邠州斬行瑜將移兵岐華貫近恐沙陀太盛止之克用自隴西郡王進爵晉王引兵還晉陽華去聲將音漿岐即鳳翔府華即華州胡氏曰克用於三鎮非有父兄之怨特為王室雪恥仗義而來昭宗不明陰疑克用偏黨茂貞他日困辱凶終蓋始乎此謀矣又曰克用於是正當入

覲力陳茂貞不誅必為後患之意不然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蕩清岐華駐師郊畿釋戎服以見天子身輔朝政脩明紀律使東寇不得西略王室安矣釋此不為而區區疲力於幽州爭地於慈隰遂使全忠先手遂移唐祚晉陽岌岌幾不自保豈非初謀之不遠也歟

初克用屯渭北茂貞建憚之事朝廷甚恭克用去二鎮復驕慢茂貞舉兵犯闕上出奔華州克用遣援又聞全忠營洛陽迎駕茂貞與建皆懼奉上還長安遣援

謂二兵救援也

范氏曰唐末藩鎮惟李克用最為有功雖嘗跋扈而終不失臣節若倚為藩扞使太原之勢常重則諸鎮未敢窺唐也而唐疑而不信是以不競於汴而全忠獨強吞噬諸鎮卒滅唐室自古忠者不見信而所信者不忠豈有不亡者乎

先是嘗令諸王將兵巡警又欲使出四方撫慰藩鎮南北司用事者恐其不利於已交諫以為不可上不得已罷之上在華時宦官劉季述圍殺諸王十一人胡氏曰御得其道則昆蟲草木無札瘥天闕之患不然一身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况妻子哉古之明

君所以不敢不敬德不敢不教子不敢用小人不敢失大柄為易世之後末流之若此也唐室至此豈非祖宗詒謀有未善歟

至是季述幽上於少陽院而立太子裕同平章事崔

李述
幽上
於少
陽院

胤說神策將孫德昭討誅季述上復位少去聲說音

在東宦官謀去胤時朱全忠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

胤以書召之全忠舉兵來宦者韓全誨等劫上如鳳翔全忠圍之茂貞遂殺全誨等奉去上還長安

范氏曰崔胤本與韓全誨有隙故各倚強藩以為外援而岐汴亦憑宦官宰相以制朝廷故胤召全

全忠
盡殺
宦官

忠而全誨劫帝西幸唐室之亡由南北司相吞滅
而人主受其禍豈不足為將來之永監哉

全忠以兵驅宦官盡殺之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誅
之惟有黃衣幼弱三十人備灑掃宦官自文宗以後
廢置在其掌握至有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號及是
大被誅殺全忠由東平王進爵梁王還汴

以下其有中策
立天子之

功故稱國老以下其稱門生
試官之視舉人故視天子如

司馬公曰宦官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
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公卿進見
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儼利語言辯給善

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無違忤之意使令有稱
愜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
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踈甘言卑辭
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懇有時而聽於是黜
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
其味而忘其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未
有如唐世者無他漢不握兵唐握兵也蓋其禍始
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而唐之宗
社因以丘墟矣為國家者可不慎其始哉夫寺人
之官所以謹閨闈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

全忠
請上
遷都
東京

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眾之辭賞呂強之
直諫曹日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
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
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
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豈可不察臧否
不擇是非欲草薶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故袁紹行
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胤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
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哀哉

全忠威震天下有篡奪之意胤懼爲之備全忠表請
除胤密使其黨殺之遂請上遷都東京促百官東行

驅徙士民上謂侍臣曰鄙語云統千山頭凍殺雀何
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泣下沾巾
上至洛陽李茂貞等移檄以興復爲辭全忠將西討
以上有英氣恐生變遣人入洛弒之上在位十六年
改元者七曰龍紀大順景福乾寧光化天復天祐子
立是爲昭宣皇帝

樂音洛統
下沒反

史斷曰昭宗天姿明雋有恢復前烈之志然當是
時奸臣擅權藩鎮跋扈而宦官方恃功驕恣自號
定策國老斥天子爲門生疾成膏肓不可採藥可
勝歎哉是故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李克用不

平之志中則揚復恭亡命於山南啓宋文通不臣之心終則兵交關庭矢及宸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流離東都至不得已遣使持密詔告難於四方而不聞一人惻然赴難者事勢至此尾解土崩悲夫

昭宣皇帝初名祚昭宗有廢太子裕已壯全忠惡之祚以幼得立更名祝全忠殺裕等九人皆昭宗子全忠爲相國加九錫帝在位仍稱天祐不四年禪于梁尋被弑唐自高祖至是二十世凡二百九十年而亡

全忠爲相加錫九

惡去聲更音庚

史斷曰昭宣之時天祿已去民心已離盜賊徧於寰區蓬蒿塞於城闕雖欲不亡其可得乎迹唐之有天下雖歷二七君然爲子所逼奪者三焉爲婦所乘者三焉爲賊所弑者五焉爲妻所殺者一焉爲宦官所立者七焉爲所弑者三焉爲所廢者一焉爲方士所敗者七焉其不爲小人所惑者一二而無全德者矣昔三代之君莫不脩身齊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內難備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始也納君之妾其後納父之妾者有之始也亂弟之婦其後亂子之

婦者有之此其閨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夫
者也故或變生於內或亂作於外未有內外無患
承平百年者也攷論三代而下漢四百年唐三百
年享國最爲長久者何哉蓋漢大綱正唐萬目舉
其治具皆有可觀然漢治雜霸唐治雜夷其治體
之麗駁視三代天地懸絕矣

古今歷代標題註釋十九史略通考卷之五下

史略曰歷代標題註釋十九史略通考卷之五下

六

六

